THE KEYSTONE

Magazine 鼎石志

本刊为内部资料，免费赠阅

2016年秋季刊（总第四期）

总编
Malcolm McKenzie

主编
刘媛

中文编辑
王昭、万祎

英文编辑
Benita Sumita、Franne Vanderkeilen

翻译
施谛文

特邀作者
Gary Bradshaw, David Beare

摄影
刘诤

特别鸣谢
黄依文（11 年级）、尼塔 · 佩蒂格鲁、
芦楠、Chloe Keller、Gareth Rees、
李小平、徐子棋及其家人

封面人物
何源淙（7 年级）

封面人物摄影
Dave

投稿、订阅及探讨
communications@keystoneacademy.cn

招生信息咨询
admission@keystoneacademy.cn

招聘信息咨询
hr@keystoneacademy.cn

学校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11 号
邮编：101318

更多信息，请浏览学校网站
www.keystoneacademy.cn
联系电话：010-80496008

目录

2 | **校长寄言**
当学习成为“一门艺术”

4 | **卷首语**
学习之道

6 | **新闻万花筒**

12 | **封面故事**
如果，“学习”像艺术创作一样雕琢……

18 | **特别报道**
“我遇见了我自己，我遇见了不止我一个人的世界”——记 2015 年十年级小五台露营
倾听的艺术

26 | **故影重温**

34 | **IPC: 为明天而学习**
难道，教育真的扼杀了创造力?

38 | **文化泛言**
做一名成功的 IBDP 学生究竟意味着什么？——专访大学升学辅导顾问 Gareth Rees

42 | **教师面对面**
戏剧，是她手上的“炼金之术”
——记前中学戏剧课老师 Chloe Keller
在艺术里天马行空的好玩伴
——记小学艺术老师芦楠

50 | **家外之家**
放学的铃声响起之后……

52 | **“融”画廊**

58 | **家庭画像**
比起父母的期待，孩子的梦想更重要

62 | **教育大视野**
李小平：用一颗平稳而不焦躁的心面对传统

66 | **教育理想国**
带孩子去美术馆，你也可以这样和他谈论艺术……

当学习成为“一门艺术”

当我们说到某件事物是一门艺术的时候，我们表达的含义是什么？我们说的不是泛指的“艺术”，而是“一门艺术”。有时候，被形容为“一门艺术”的事物往往和被形容为“一门技术”的事物形成对照。当然，有些事物也可两者兼备。烹饪是一门艺术，亦是一门技术。学习也可以兼具这两种性质。而在此，我们着重将学习作为一门艺术来看待，关心的是“学习的艺术”。我们希望重新澄清对这一概念理解的模糊之处。

学习当然不乏一些普遍准则，也可以说是技术性的准则，它们奠定了学习的基础，清晰地界定了学习的概念。这些准则可能众所周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动物也适用。但是学习的另一些方面则是独立的，专属于每个不同的学习者。此处，我们便可以引入“一门艺术”来解释。如果学习者了解什么对自己最有用处，学习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他们也随即会渐渐体会到，学习确乎是一门艺术。

1983 年，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 · 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他的著作《智能的结构》中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起初，他定义了七种不同的智能范畴，而现在已增至九种。评论家们对这些范畴进行了仔细剖析，也怀疑过加德纳的理论在科学理论上的精确性，然而其核心主旨（或是智能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已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作为学习者，我们每个人拥有不同的智能形式，也终将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不同的学习方式。

在鼎石，我们始终强调这一理念。我们鼓励多种教学风格的存在；希望看到多样的教学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周遭环境；也期待看到各种不同的学习风格，既各不相同，又能相辅相成。我们的基础课程架构——国际小学课程（IPC）、国际文凭中学项

目（IBMYP）以及国际文凭大学预科项目（IBDP）—— 皆促进学生增强反思能力。它不仅是众多学习者培养目标之一，反思过程也将会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学习方式。

本期《鼎石志》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学习的艺术与倾听的艺术，二者关联何在？如何将挑战转变成一种艺术形式？如何艺术性地构建意义与知识？如何艺术性地在概念之间建立联系，即被 Gareth Rees（鼎石大学升学辅导顾问之一——译者注）称作“共生性”？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两种我们希望赋予学习的属性，真的是两种艺术形式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所有学生都满怀热忱，以不同的形式开始了毕生的学习旅程，而其终点远不如过程本身来得重要。一位中学教师告诉我，在她今年的第一节课上，她给班上的学生展示了一张图片：一辆汽车驶在路上，缓缓消失在地平线。一位学生说，这辆车是鼎石，而他是驾车前行的人，他将为学校前进的方向奉献自己的力量，使得学校变得更好更强。这便是把驾驶的艺术与学习的艺术的结合。

“学习的艺术”“艺术地学习”将我们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并引领我们在旅程中运用着自己的创造力与批判思维能力，不断探求，终将构建出专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过程。我想引一种艺术形式——诗歌作为本文的结尾。英国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诗人阿尔弗雷德 · 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曾就尤利西斯写过一首诗。尤利西斯是古希腊的英雄，在军事、航海方面都立下丰功伟绩，也可算是那个时代的一名体验式学习者了。诗歌描述了尤利西斯持之以恒的探索之路——他永远在发现、探究，以体验的方式学习着。尤利西斯在这首戏剧独白诗中如是说道：

我自己是我全部经历的一部分；
而全部经验，也只是一座拱门，
尚未游历的世界在门外闪光，
而随着我一步一步的前进，
它的边界也不断向后退让。
（译者注：节选自飞白译作）

寥寥数行，学习的艺术尽在其中。

Malcolm McKenzie

校长
北京市鼎石学校

学习之道

“我从不教学生；我仅试图为他们创造学习的条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孩子们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小时候在游戏中学，长大后在大自然和课堂中汲取营养，潜移默化地被周围的同伴和大人们所影响。他们对事物来龙去脉的好奇心与生俱来，渴望了解世间万物的“如何”和“为何”。精力旺盛的他们总是“琢磨各种事情”——他们不仅带着探究未知事物的强烈兴趣观察自己周围的环境，也会通过触摸、尝试甚至破坏的方式感知和体会这个世界。他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所直接感受到的一切并不是事实的全部，事实背后还隐藏着更多不为他们所知的故事。于是，求知欲的萌芽就这样悄悄地生根破土了。

如果你用心观察，你会发现孩子们玩娃娃、翻玩具箱、敲打积木的行为表面上看似随意，背后其实是缜密复杂的一连串理性思维活动——小小的头脑中可能正经历着假设、数据评估、依靠更有力的证据推翻之前的判断等各种心理变化。有意思的是，他们只要通过观察周围人的行为举止，便可以大致判断他人的潜在动机、欲望和偏好，展现出非凡的直觉。

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是天生的。

但他们究竟是如何学习的呢？学习的概念如何定义？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学习与教育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学习理论？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认为，当学生被允许去创造他们自己的经验，在实验、调查和反思的过程中，学习者自行构建的知识体系更有意义。这也与 19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约翰杜威的教育观点不谋而合。杜威主张“学生中心”，反对传统教育的“教师中心”。他说：“在学校里，学生的生活成为决定一切的目的，凡促进学生成长的必要措施都集中在这个方面。”在杜威看来，由教师中心改为学生中心，“这是一场变革，这是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在这里，学生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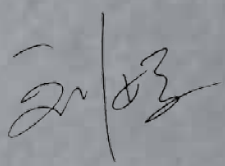
而以学习者为中心则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兴趣与好奇心的牵引下，通过学习者自己不断提出问题、用观察、阅读、探索、交流等方式来开展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有一个老师在告诉学生们标准答案，而是学习者自己不断地提问：“这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会变成什么样呢？我可以用它来做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 ...”这时学习的主体是学生自己，是自己给自己找到答案的过程。但是有了答案还不够，学习者还必须要在情境中进行知识的重新建构，即能用自己的知识去理解和应用所学的新知识。这个过程包括了学习者的实践体验、自我发问、质疑、对质、自我表达、辩论等，直到最终建立属于自己的学习体系。

在鼎石，这正是我们时时践行的教育哲学。如果在学校上课日的任意时间到访鼎石，你会发现这里的学习和活动氛围总是生动活泼，秩序井然。老师们鼓励每位学生根据自身的经验和学识去构建相关知识，以及他们质疑和辩论他人观点的能力。老师们充当教练的角色，也作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伙伴，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整个学习的过程变得更为自由。学生们被鼓励提出问题、发现难点，并有机会开展辩论和研讨。这种获得和掌控知识的感觉可以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进入教学过程的核心，发挥创造性，并学会自发地开展调查研究。在本期《鼎石志》当中，你会看到，数学课采用全新的教学方式增加趣味性；语言和文学课被设计成开启一系列情感与体验之旅的钥匙；科学课重在培养探索、发现和实验的兴趣；技术设计课的教学活动重点围绕着解决方案、调查研究和实际动手能力的锻炼；艺术课则侧重创造力的自我表达。这些趣味十足却又别具意义的教学案例和故事，也许能够帮你一窥另一种“学习在别处”的奥秘。

自古至今，对学习之道的研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一直以来受到了不同力量、观念和经验的冲击和影响。本期《鼎石志》旨在通过讲述在鼎石应用和实践的多种教学方式，检视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反思学习态度和技能的养成，以及探讨理解并推动个体学习和集体学习互相促进的全新方法，从而开启一场由学生、教师和家长共同参与的关于学习之道的讨论。

霍尔丹爵士曾经说过：“学习，是精神的事情”每一个孩子的学习道路都是唯一的，它无法被学习指导手册所定义，也不能被专项教学计划所限制，更不应是快速解决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或标准答案。相反，它应被视作是一段段充满挑战和希望的神奇之旅，精彩纷呈，永无止境。

这不也正是学习的魅力之所在吗？——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刘媛
市场与传播总监
北京市鼎石学校

校长为哈佛校友详解“未来的教育”

2015 年 11 月 21 日，哈佛商学院北京校友会举办题为“什么是未来的教育”下午茶活动，闵茂康校长受邀出席并担任主讲人。在演讲中，校长强调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全人教育也应该包含对学生的品格塑造。在现今主张技能培养的教育系统中，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

“中国佐罗”仲满鼎石“坐而论剑”

2015 年 10 月 23 日奥运击剑冠军仲满访问鼎石。他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如何从田径训练场走上奥运击剑冠军领奖台的成长经历，现场示范击剑动作，还亲临鼎石击剑 KAP 课堂，帮助正在训练的孩子们纠正动作和姿势。仲满非常看重鼎石，他把一向不会带在身边的奥运金牌破例带到鼎石校园，展示给大家。

鼎石发布奖学金项目吸引优秀学生

临近 2015 年年底，鼎石正式对外发布奖学金项目。奖学金的设立，旨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学术出色、能够为学校和社区作出贡献的学生，让他们不必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鼎石。奖学金项目包括创始人奖学金和“君子”奖学金。

琵琶音乐会：千载琵琶语人心

2015 年 11 月 27 日鼎石举办琵琶演奏会。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汪派”琵琶传人郝贻凡老师，携同 6 位优秀的青年琵琶演奏家边弹边聊，带领观众领略穿越千年的琵琶乐曲，仿佛一夕重回历史现场。鼎石音乐老师杨雪也同台演出。

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献演鼎石

2016 年 1 月 8 日，拥有百年历史的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在鼎石表演艺术中心演出“柴可夫斯基之夜”。中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柴亮担任指挥。两位鼎石学生也有幸和这个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同台演出。

儿童诗桂冠诗人 Kenn Nesbitt 来访

2015 年 11 月，鼎石小学图书馆迎来了美国儿童诗桂冠诗人 Kenn Nesbitt。他为小学二至五年级的 200 多名学生分享、阅读了自己的趣味诗，还和孩子们一起现场创作诗歌。他亲切活泼，让每个课堂都充满欢声笑语。

参加“数学大联盟杯赛”初赛，鼎石学生几乎全数获奖

2015 年 11 月，46 名中学生参加了美国“数学大联盟杯赛”。这是一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赛事，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联合主办。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参赛的 46 位鼎石学生几乎全部获奖，4 人获一等奖，14 人获二等奖，25 人获三等奖。

学生报纸 THE VOICE 首秀

2015 年 11 月中旬，经过 8 个星期的商讨和磨合，7 名九、十年级的学生终于将梦想变成现实，推出了鼎石的第一份学生报纸 The Voice（《声音》）。黄依文和孙晓辰联袂推出十年级学生秋季露营的感人回忆；梁思迪撰写了校内通讯；彭家楷负责校外新闻和娱乐版块。另外，这个精力无限的编辑部还越洋访问到前任学生主任 Ms. Wendy！

戏剧大师课：雷恪生的韬晦人生

2015 年 12 月 6 日著名表演艺术家雷恪生先生来到鼎石校园，和鼎石师生、家长面对面交流。雷先生为大家介绍了自己的生平、对表演艺术的独到见解，以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心得。雷先生出演过多部话剧与影视剧作品，塑造过 200 余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鼎石获得 IBDP 项目授权和 WASC 认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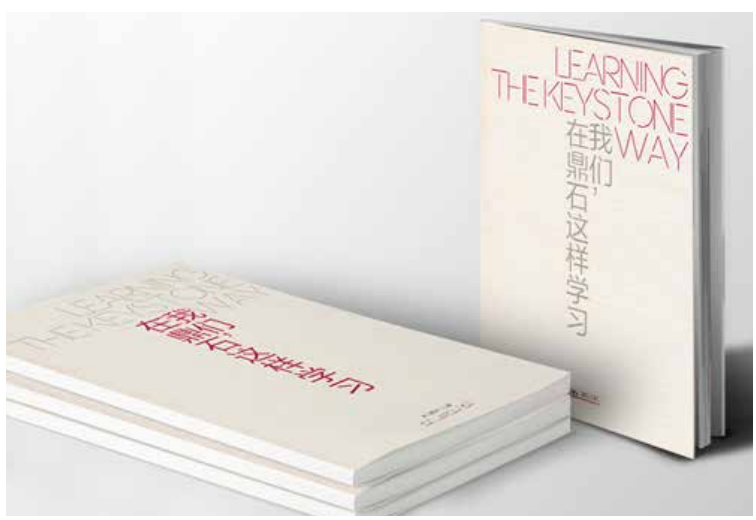
2016 年春夏，鼎石双喜临门，先后获得国际文凭（IB）组织 DP 项目授权以及美国西部学校与学院协会（WASC）的认证。这便意味着，2 年之后，从鼎石毕业的 12 年级学生将握有用 IBDP 毕业文凭叩启世界一流学府大门的机会；学前班至十年级获得国际知名教育机构 WASC 认证则再次证明，鼎石是一所值得信任的优秀学校。

和 Kimball Gallagher 的“音乐对话”

2015 年 8 月 30 日，鼎石的孩子们领略到一场不同寻常的音乐会。国际著名钢琴家 Kimball Gallagher 到访鼎石，和近百位鼎石师生、家长进行“音乐的对话”。Gallagher 先生演奏了多国乐曲，带领听众们穿越时空界限，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他还指导学生现场创作，用英文名字字母对应的琴键即兴弹奏出一篇篇音乐短章。

重磅出版:《在鼎石，我们这样学习》

创校的第一年里，鼎石有着如此之多值得记忆的瞬间：课堂里鲜活的“教与学”；遍布世界各地的体验式学习之旅；异想天开的习作；天真烂漫的笑脸……这些时刻，我们就在现场，观察记录，集结成册——成为鼎石又一重磅出版物《微信作品集：在鼎石，我们这样学习（Learning the Keystone Way）》。2016 年 4 月初本书中英文版正式发布。



ISTA 戏剧节：原来戏剧可以这么“生动”！

2016 年 3 月 4 日至 6 日，鼎石和国际学校戏剧协会（ISTA）合作，举办主题为“让戏剧生动起来”的鼎石 ISTA 戏剧节。来自全球 9 所国际学校的大约 80 名学生在 10 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和教育家指导下，分别从表演、舞台搭建、设计、灯光和音响 5 个方面体验戏剧的真意，并最终以共同完成一部 30 分钟的戏剧创作作为本届戏剧节的完美谢幕。

鼎石辩手“世界学者杯”表现出众

3 月 19 日至 20 日，鼎石举办了“世界学者杯”(World Scholar’s Cup) 北京区英文辩论赛。来自十几所学校的大约 250 名学生参加了角逐。比赛内容包括 3 人一组的循环辩论赛、“学者挑战”抢答和“协作写作”等环节。这场比赛让辩手们深深认识到，一名合格的辩手不但要掌握辩论的技巧，也要懂得团队合作，最好还是个“万事通”！鼎石辩手表现不错，所有中学生辩手和 7 支小学辩手队都获得了挺进下一轮曼谷比赛的资格，并在曼谷的全球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鼎石学生夺金
俄罗斯沃罗涅日国际艺术展

2016 年 6 月初，俄罗斯沃罗涅日国际艺术展传来喜讯，10 名鼎石小学生的艺术作品在展览上斩获金牌。俄罗斯沃罗涅日国际艺术展拥有 20 年历史，在本次展览中，50 余所国际学校递送了 5-17 岁学生的作品参赛。在总共 10000 幅参赛作品中，100 幅作品被授予了金牌，这其中包括了鼎石 10 名学生的作品。我们祝贺他们，感谢他们代表鼎石登上了国际领奖台。

The Art of Learning
Donations

如果，“学习”像艺术创作一样雕琢

王昭

人类一直在探索最好的学习方式，其实，那莫过于学习认识和驾驭自己。鼎石式学习就是一场启发孩子发现自己，在终生学习的道路上宠辱不惊、一心向学的经历。

798 艺术区的某个工作室里，有这样一件作品——一幅画框框住了谷歌的首页。镶嵌在“画框”里的，往往是现在已不多见、甚至“稀罕”的事物。谷歌多年前退出中国大陆，在有着近十亿网民的中国互联网上，它的标识确实罕有。看了这幅作品，了解谷歌历史的观众都会莞尔一笑，不禁赞叹于作者敏锐的观察和创造性的表达。

关注、体察现实，然后作出创造性的思考和行动——不单概括了这件艺术作品的创作，同样可以用来描述鼎石的学习过程和方法——它有着某种与“艺术”类似的气质，有趣、深刻、不失启发……

它在学生身上造就的，不只是实用的知识和技巧，还有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意识，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和营养。思绪至此，我又不禁想起爱因斯坦的那句话：真正的智慧不是学校里学习得到的产物，而是终生的学习所获。

探究：鼎石式学习的“底色”

“不掌握基本的技能，你在艺术里做不了什么，掌握了它，才能穿过不同的认知大门——艺术课的学习如此，科学、数学、语言等其他科目的学习也是如此。”中学设计课老师 George Baxter 说。

的确，基本的知识和技能铺就了继续远行的求学之路。然而在鼎石，它们只是有限的一部分，更多的知识和体验是孩子们在老师引导下，通过亲身的探究获得的。

还记得上一个夏末，中央草坪上学前班孩子们稚拙、愉快的身影。那是他们正在学习国际小学课程（IPC）单元“我是有生命的”。“他们是在寻找并对有生命、无生命的事物进行分类，然后和大家分享自己作出这些分类的理由。”学前班老师彻庆解释说。于是，在草坪里找小虫不只是有趣的游戏，也是孩子们了解和分辨“生命体”的过程。

中学历史课上，听起来抽象的学术名词在探究中渐渐丰满而生动起来。讲授“中国的宗法制及其变迁”这个主题时，王学斌老师引入社会调查作为探究的途径，要八、九年级学生向自己的长辈调查宗法制的现代遗存。几十份调查问卷汇到一起，孩子们才惊觉：原来嫡长子继承、过年敬酒长幼有序、祭祖须长子优先摆放祭品之类的做法，都是宗法制在现代社会的遗存。

调查记录重现了历史，也让中学生史逸然对“宗法制已经褪色”这一广为接受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宗法制其实并没有削弱，而是和以前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了……世世代代宗法制的本质没有改变，家长对孩子的爱，望子成龙的心几百年从没改变。”

在探索中丰富经验并体会乐趣，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变成了主动的驾驭者和思考

者。“探究是非常重要的，”中学生 Jennifer Kim 说，“不去问‘为什么’和‘怎么会这样’，我就不能真正记住所学的内容。”鼎石校长闵茂康曾说：“探究的方法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者。”

鼎石采用国际小学课程（IPC）和国际文凭课程（IB），两套课程体系都强调探究的学习，也让跨学科的探究成为可能。

二年级学生学习IPC单元“我们在一起”，探究理解“社区”、“群体”的概念，就在 IPC 课堂上参观后沙峪社区；在科学课上种植植物，体会植物也是社区的一部分；在学习“国际情怀”的时候，探索英格兰的盖伊·福克斯日、印度的排灯节和美国万圣节的知识……这样跨学科的横向学习是所有 IPC 单元的设计和要求。

IB 课程同样鼓励跨学科的联结。教授七年级学生制作橡皮小车，George Baxter 老师就请科学老师 Amanda Narkiewicz 为孩子们补充了一堂说明机械传动的物理课。“跨学科地学习，学生们会获得更为丰富的学习体验，也能意识到学科之间的联系。” Baxter 老师说。

“探究”让鼎石的学习像极了艺术的创作。艺术不也是在未知的道路上最大限度地探索和表达吗？当然，鼎石的这场创作还有许多其他细节的丰富和支撑，蕴藏在日常的点滴之中。

世界有不同色彩，你需要知道

保持清醒的头脑，不随波逐流，在这个信息过剩到令人彷徨的时代堪称一种美德。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正是学生们需要达致的重要目标。然而，批判思维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情绪化批评，它建立在“同情的理解”的基础上，是对事物“360 度”的扫描和认知。

“批判思维的意识，孩子们从小就要培养。我们固然要告诉孩子，不要一味地赞美，人云亦云缺乏眼光，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否定别人。”小学中文老师师玫说，“老师要告诉学生，世界是不同颜色组成的，每一种观点的背后都有它自己的逻辑和价值观。”

这样包容的教育在鼎石得到社区文化的有力支撑。仁、义、礼、智、信是鼎石社区的共同价值，理解他人、接纳不同观点在这座校园被视为重要的美德。

包容，让孩子们勇于放宽视野，接纳更大量的信息，也让老师们能够在课堂上、特别是中学课堂上引导他们锻炼全面认识事物的意识和能力。

“我们会启发学生进行中西方历史的横向联结和思考。”中学人文老师 Vivek Bammi 说，“比如八年级学生学习丝绸之路，就不能单单从中国的视角来学习，因为丝绸之路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

Bammi 老师所说的是鼎石中学的“中国与世界”课程。授课过程中，老师们基本保证中国文明史与世界文明史学习的同步，于是孩子们可以对中西方相同时期的知识进行跨文化的对照和思考，发展批判思维的能力。

“以前我的想法过于偏激，不能多方面地考虑问题，在鼎石适应一年之后，我的思考方式有了改变。我了解到，对于相同的事物，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思考和理解。现在，无论完成作业、归纳笔记，还是在课上回答问题，我都有意识地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批判性思维是学习方法之一，我们不断训练这种思维的方式，学校的课程设置帮助很大。”中学生吴义烽说。

别搞错，创新的“剑之所指”不是乐趣

往往，批判思维是创新的前奏。学生对知识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和消化，意识到自己的赞同或是不满足之后，便能尝试着演奏属于自己的乐章了——这便跨入学习的另一个层次——创新。在鼎石，创新是一种意识，一种追求。

鼎石为创新预留了充足的空间。语文课上，老师赞赏学生别出心裁的写作；舞蹈课上，老师引导孩子们自己编排舞步；数学课上，老师鼓励大家多多思考解题的方法；视觉艺术课上，孩子们可以用颜色和材料尽情表达……

任何一次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创意总是来自真心实意的体会。“即便是艺术创作，也是源于生活的。”中学视觉艺术课老师于爱霞说。关注世界，尽可能多地向他人学习，是孩子们储备和激发创新能力的必经之路。

孩子们有许多这样的机会，比如学习视觉艺术课“在城市中”单元，鼎石十年级学生和英国伯明翰的 Camp Hill School 女校十年级学生的一次有趣互学。他们以“记忆中的城市”为主题分别创作，然后互换作品，相互评价。英国学生创意、活泼的创作方式让鼎石的孩子很受启发，原来茶包、咖啡也能作为颜料入画！“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今后在创作方法上一定会更大胆些！”促成这场“千里对话”的视觉艺术课老师 Jenny Small 说。

“创新”有着不同的层次，老师们自己也不断尝试“不同寻常”的教学方式，向孩子们示范“创新”的真意。教授十年级学生《将进酒》这首诗，高翎崴老师把全文打乱，学过这首诗的孩子要用打乱的诗句再创作，没有学过的孩子要按照自己的理解还原全诗。两首新《将进酒》诞生之后，高翎崴逐句提问，引导学生回顾、辩护自己的创作思路，结果这不但成为一堂有趣的诗歌课，学生们还不知不觉理解了文学批判的意义。

“其实，老师完全可以用‘讲’的形式来教我们，但是新颖的方法更有吸引力！”谈到老师新奇的授课方式，中学生雷颖怡说。

学习，同样需要管理

然而，无论批判思维还是创新，都不是毫无章法地“信马由缰”。在鼎石，“管理和规范自己的学习”一直牵引着孩子们懵懂而活跃的思维，让他们不至于在无边的探索中荒腔走板或是无谓地耗费精力。

“尊重学习的规律，建立正确的学习习惯很重要。”于爱霞说。于老师在引导孩子们建立学习的策略和思路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做任何项目都有一套策略。”于老师说，“学生们要首先

中学生房一涵：
来到鼎石之后，我的变化特别大……上课会不由自主地认真听，如果提前完成了作业还会把它再补充和完善一下。之前，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那种很认真努力学习的学生，现在看到自己的转变觉得挺惊讶的。我跟周围的同学讲我以前也是不爱学习，经常应付作业，他们都不信……

对题目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收集和分析资料，明确行动的目标，制定执行的计划，最后才是动手、不断完善自己的设计。”

这样严谨的程序意识在小学阶段已经开始熏染。在小学中文老师师玫的教室里，写一篇文章所必经的几个阶段全部清清楚楚贴在墙壁上，提醒着孩子们按照计划完成这一次学习。

中学生郭倍含就是“管理”的受益者：“我逐渐养成了做一项任务之前写行动计划的习惯，跟踪任务的每一个阶段和步骤，及时分析总结，保证任务分层次、分时间，有条不紊地进行。”

遵照计划完成一项任务或许不难，然而鼎石的课业并不轻松，同时进行的多任务计划又该怎样安排呢？时间管理也是鼎石学生、尤其是中学寄宿学生的重要一课。

十年级的安兆宁说，前一度他在学习上遇到很大问题，现在学习了时间管理，压力小了许多：“寄宿之后，我的自我管理能力也提高了很多，尤其是规划自己的时间上。”

有效的时间管理、严谨的学习规范都属于自我管理。作为一名学习者，拥有良好的自我管理意识和技巧提高了学习的质量，也变相延长了学习的时间。

心动，而后身动，鼎石深谙这样的道理。于是，反思也被作为深层的自我管理意识来培养。每个学习项目的总结报告、每一天的晨会，乃至阅读每一周的校长来信，都是孩子们思量学习得失，咀嚼经验和教训的机会。就是鼎石举办的暑期课程，也特意在每天划出一些时间，供学员们思考自己一天下来的收获呢！

中学生郭倍含的妈妈：
鼎石的教育方式无疑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老师从不吝啬赞美，传递正能量。一次期中评估，郭倍含因为多门学科达到优秀，还收到大校长的亲笔祝贺信。七年级时由于科学课表现出色，她也收到过 Amanda 老师送来的一套考古模型作为奖励，让她更加喜欢科学课了。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放到学习的话题上也是一样。小组学习往往能弥补个人的局限，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鼎石的许多学习项目都是团队合作的形式，鼎石的学生不单可以独立地学习，也应该乐于并擅于和他人一起学习。

还是在小学，老师们就创造机会，让孩子们体会团队合作的意义。学习 IPC 单元“我们在一起”，小学英文老师 Virva Palosaari 通过一个游戏引导孩子思考和体会与他人合作的价值和意义：“我要求孩子们只用一只手解开面前的绳节，结果他们没人能做到。在我的提示下，他们开始和同伴合作，用自己的一只手和别人的一只手合作，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中学，成功的团队合作更显重要。九年级的汉语语言和文学课的小说单元测试中，团队合作的效果一览无遗。学生们两人一组，假托范进和孔乙己两个灵魂的对话，撰写并演绎一段反思科举制度的剧本。“合作好的组，剧本内容环环相扣，互相搭台，合作不理想的就在各说各话……”裴路老师说。

团队合作磨练与他人交往的技巧，有利于学生认清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也让有心的孩子对所见所学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 中学生孙澍阳是鼎石戏剧《元素之恋》的男主角，两个月排练下来，他在剧组中不只体会到同学之间的情谊，还有对戏剧本身更多的理解。

“一开始，我以为演戏不过是记住自己的台词，然后在舞台上演出来。现在我知道了，剧院演出包括那么多的部门和协调。先不说灯光和音响，就是道具放到不合适的地方，演员演出的时候也会很麻烦。我特别感谢几个做幕后的同学，他们那么辛苦，却不能登台让大家知道……”

致全社区成员的一封信里，校长闵茂康引用了一句祖鲁族谚语：一个人只有通过其他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现在，我不禁想套用下这句话：一个人也只有通过其他人，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中学生梁思迪的父亲：
从老师给予梁思迪的学习评价和我们父女的交流来看，我可以确定的是：她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在学习和使用正确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所有的课程都围绕让学生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和自然，都在充分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综合能力、写作能力、表达能力，还有团队合作能力。简直太棒了！我跟思迪说：‘如果我当年有这样的学习机会，那成就一定比现在大的多。’

人类总在寻找最好的学习方法，其实最好的学习就是认识和驾驭自己。所以，一场成功的教育给予孩子们的，不只是某些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还有他们终身向学、虽宠辱而不惊的自信和毅力。探究的方式、批判思维、创新能力、团队合作和自我管理、自我反思的锻炼，鼎石的教育虽不能涵盖成长所需的全部，至少为他们毕生的学习之路预备了相当的素养。

不过，假如你认为鼎石矢志成就的仅仅是孩子们安身立命的本领，那么你恐怕是小觑了这里的教育。鼎石以儒家“五常”作为社区共同价值，以寄宿和服务式学习项目培育学生宽容的品格和同理心，又时时提醒学生关注周遭的世界，思考自己今时今日的所学究竟指向哪里。孩子们会从圣诞树上摘下心愿卡，几天后在树下堆起为孤儿准备的礼物；在“我的绿色校园”设计课项目中，他们对环境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思考；晨会上观看饥荒的视频之后，他们为杜绝浪费粮食开始了点滴的努力……

鼎石的教育终究不能替代家庭和社会的角色，但它所关注的是培育“全人”的“未来的教育”。除了终身向学的信心和能力，这场教育也在启发孩子们追寻更为宏大的人生格局。

让我们再次回到把鼎石的学习视为一场艺术创作的比喻吧。和孤芳自赏、自说自话的所谓艺术相比，一件对社会有所启发和贡献的创作不是更有价值吗？

（学生梁小龙、李晨悦对本文亦有帮助，在此致谢）

“我遇见了我自己，我遇见了不止我一个人的世界”

——记 2015 年十年级小五台露营

文 / 黄依文 十一年级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汪国真曾在自己的诗中写下这样一句话。他热爱生命，热爱自己的梦想和选择，甚至热爱未名的远方与风雨兼程。而对于所有十年级的学生来说，这个初秋，便正是这样一场与远方的约定、一场难忘的风雨兼程。如今，我愿同时以一个亲历者和一个观众的身份，沉淀下来，引领正阅读这篇文章的你，回顾那一切，感受那一切，记忆那一切。

初遇小记

2015 年 9 月 9 日，以鼎石为起点，十年级全体师生踏上了野营的旅程。当日到达小五台脚下后，天气由阴转雨。住进山下的营地后，气温一路低至十度以下，大家不得不穿上自己准备的最厚的衣服，将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细雨淅淅沥沥地下，连绵不断的高耸山峦笼上了一层神秘而美丽的云雾。山的棱角消失了，水墨一般地在天地间晕开，变成了柔和的线条——这是我初逢的小五台，惊艳温柔，带着莫测的清高，一如独立北方的佳人，朦胧间让人有些期待。

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大家在营地吃了第一顿农家饭，玩了许多场热身游戏，上了几节户外知识课。欢声笑语，嬉笑打闹，气氛轻松到甚至有些懒散。大山下的生活传递着惬意的讯息，而唯有那漫天的乌云仿佛想要述说着什么，却无口表达。

第二天早早起床的我并未看见晨曦，而是更浓重的雨雾。原本定好的出发计划，被意外搁置了。令我惊讶的是，大家的士气并未减弱半分，反而很多人都围着教练不停询问何时能出发上山。持续不断的雨和时间的耽误让教练们面泛难色，可他们还是与鼎石的老师们共同作了一个决定——在下午进山进行五公里的负重徒步练习。

雨直到下午一点出发时也未停下。背上重重行囊，披上雨衣，握紧手中的登山杖，几队人马沿着云雾中隐隐约约现出的道路向山中走去。雨中的岩石湿滑，山路泥泞，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须要小心翼翼才不栽跟头。长长的队伍延伸了几百米的距离，走着走着，身子热了，便有人开始唱起歌、为大家打起气来，时不时也可以听见队伍间几声因摔倒而发出的惊叫。一开始难免磕磕绊绊，到最后大家渐渐有了默契，速度也变快了。然而队伍行进的步伐却因为愈加昏暗的天色和愈发变大的雨戛然而止，大家被迫返程，再走五公里返回山下的营地。

峰峦如水墨一样画在远去的高空中，最终消失在向晚的微蓝天际。溪水湍湍而流，流进深深的山中，它将流过被雨淹没的夜，急匆匆地正要去夜的那头唤醒沉睡的太阳，让它及早地停止这场无休止的雨。

通过这次徒步练习，大多数人都有收获，但很多同学也负了伤。崴了脚的、旧伤复发的、遍体淤青的……各种各样出乎意料的情况接踵而来。 一个湿冷的夜晚以朦胧的雨声伴着所有疲倦的人入眠，这一次，它仿佛有些温顺地预示着下一次黎明一切将重新启程的惊喜和决心。

晨曦，日光果然透过薄雾及时从山尖照射下来，一切绿色的事物褪去了雨中的灰垢，恢复生机。所有人再一次背上行囊——以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再次背起行囊，除了其中行李的重量，我更是负上了莫名的使命感——或许是仅仅要完成这次旅程的使命感，又或许是心底里暗自沉淀的勇气。2015 年 9 月 11 日，山脚下沉寂那份生机和力量，将由那长长的跋涉的队伍，再次蔓延进小五台。如是，我们不知前方将发生什么，我们不知我们将收获或失去什么，就此出发。

遇见自我：极具韧性的生命

“没有不好的地儿！”来自 10M 班的马诗璇在面对老师有关野营评价的询问时这样答道。她是冒着山中风雪、最终于晚上十一点左右才到达营地的队伍中的成员之一。当我再三地向她确认她对于野营的那份认同时，她眼光明亮，坚定地对我说：“对！没错，我觉得这至少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是我曾经从未预料到的经历，也是我未来一直会尽力铭记的回忆。”这让我想起那寒冷的夜晚，在小屋门前看到浑身湿漉漉的她，筋疲力尽却依然双眼透着光芒，对我坚强微笑着。

我相信不止她一人这样觉得。小五台给予我们一些伤痛，却不乏勇气。一路上除了教练们帮助、指导我们，更有青山绿水、流云光影当作指引。只要有信念，便有机会到达终点。

十年级的两位男生——彭家楷和张鸿清便在这次旅途中遇到了意外的情况。风雪交加的夜行路上，两

个男生和随队医生一起攀爬着山路。张鸿清脚踝负伤随队医行进，彭家楷则是为了追赶本班队伍，三人在途中组成队伍。或许因为莫测天气的威胁，或许因为昏暗天色的误导，又或许因为体力透支的难关，三人组成的小分队最终偏离了大部队所行进的道路，虽仍在规定路线范围之内，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还是没有成功回到常规道路上。

“当时天越来越黑，冰雹转雪，看不见路标，没路了就扒开树枝向前走。张鸿清的脚有伤，走不了了。但也要想办法找路，找到其他人。后来找到一条小路，只不过走到一半，路又没了踪迹。最后就只能老实等待。”彭家楷平静地描述着。我曾问他：“你害怕吗？”他犹豫了一下，对我说道：“怕肯定有，但我心里有底，能过去的。”我无法经历他所经历，但是我佩服他的冷静。等待的最后关卡，彭家楷拿出了自己携带在身上的激光笔，试着对着夜空打出一丝光。在黑暗寒冷的夜晚，光变得尤其耀眼，过了一会儿，三人便被领队教练三皮找到。

对于他的同伴张鸿清来说，这样的经历确实出乎意料，却又有着别样的意义。张鸿清写道：“我们在下冰雹之前走得挺愉快的，但之后不知为何突然变天了，路就开始不好走了。我们就一直在冷风里连走带爬，直到后来身体和精神都有点撑不住的时候，坐在那里等来了救援。有那么一刻，我是真的觉得自己不行了。直到我到达营地，且又在第二天看到小五台壮丽风景过后，心里才释然了许多，但也被这大山所震慑。无论是它带给我的经历，还是那景致。自然之美，人永远无法与其争雄。另外，我还觉得，生命虽脆弱，但它也极具韧性。我现在才觉得，我真的不应该为生活中小事带来的烦恼而纠结不休。现在的一切非常美好，阳光总是按时照耀，回忆时总觉得弥足珍贵。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很多事也都有双面，我愿记忆好的那一面，因为它值得记忆。”

正如他所写，“生命脆弱，但极具韧性。”我们从不以征服自然的目的跋山涉水，因为我们不能征服我们所属于的生命源泉。然而我们可以感受、认知、体会。人在自然面前固然渺小，却也实践着自身的伟大。 只愿每一次做出一个勇敢的决定时，我们都能遇见自己，遇见一个全新的自己，他们带着旧时熟悉的影子，但眸光坚定，步伐坚定，梦想坚定。

铭刻集体：自我以外的归属感

“再有十分钟就到营地了！我们煮好了热饭等着你们，你们一定要加油！”我们对着对讲机大声喊着，为对讲机那一边还在风雪夜中攀爬的队伍加油打气。九月初的傍晚，小五台山中下着冰雹，打在身上生生地疼，山中气温将近零下。经过十个小时马不停蹄的跋涉，作为最先到达营地的 10K 班，看着漫天越下越大的冰雹，我们不得已撬开了当地农民屋子

的锁，以更安全的方式来度过山中即将来临的风雪交加的夜晚。眼见天色愈暗，气温骤降，风夹杂着雪在干冷的空气中盘旋，已换上干净衣服的我们甚至一秒也不愿在外面逗留，更何况那些还在艰苦跋涉的全身湿透的同学、老师和教练们。

包括我在内的五名参与攀登的 10K 班女生在炕上的睡袋里取暖，即便是在相对温暖的庇护所内，等待的煎熬和全身的疲累还是使人瑟瑟发抖。我清晰地记得我将头枕在我的同学聂瑜腿上，当时我正处在忍受寒意与等待好友的焦虑中，她将手放在我的背上轻轻拍了拍，坚定地告诉我：“会没事的，一定会没事的。”感受到背上带着暖意的微微震动，我刹那间热泪盈眶。那是一种我在日常生活中未曾感受过的暖意，让我融化、感动，让我感受到我是一个集体中的一部分，让我变得非常完整，从未感受过的完整。

平日里，我们的学校生活充实而规律，我们不曾在磅礴的自然面前十指相扣，不曾在面对逆境时无时无刻形影不离。那些隐形的情感联系其实被城市生活的平和浅浅掩埋，当我们回归自然，将心身交付于自身和自然的力量，那么彼此之间的那些情感联系便会一根根从日积月累的友情脉络中迸发而出，彰显出无比的生命力。如是生命力，是从细枝末节的缝隙当中悄悄浸入每个人的骨髓。

同在十年级的我的好友杜歌晗曾向我无数遍描摹大家在风雪夜攀登大山的场景——冰雹中攀爬七十度的湿滑岩石，走过不到一米宽的泥路，淌过因雨水而暴涨的湍急无比的溪流……各种有惊无险的经历不禁让人捏一把汗。然而当她讲到其中一个场景时，眼中却尽是难忘的动容和温暖。她提到，在傍晚的

攀爬中途作短暂停留时，大家都围在一起，互相暖手，把自己多余的衣服借给觉得冷的人穿。她因为掉进水里，几乎全身湿透。讲到这里时，她不停重复："当时多亏是教练保护了我。"后来更是下起来冰雹和风雪，湿漉漉的皮肤与衣服贴合着，寒意仿佛钻入她身上每一个毛孔，令她颤抖不止。而在那时，另外四个同班的女生走了过来，与她一起，五个人围成小小的圈，坚定地拥抱彼此，坚定地手握着手，坚定地给予彼此力量。回忆至此，她说："当时我们紧紧抱在一起。或许因为从没遇见过这种情况，真正遇见了，大家就都有些惊诧，只是想着应该冷静下来、振作起来。但现在再次回想，我真的觉得十分温暖。"正如我再一次在营地看到她，情不自已酸了鼻子，只有如今回味起来，才知道那时我们的友情，是怎样一副坚定而完整的模样。

那夜的风雪过去了，第二日小五台就是晴空万里。屋外便直面着山脊，皑皑白雪覆盖每一寸北方干涸粗犷的高山土地。当我们爬上山脊，在雪顶前拍下合照时，一切便早已不言而喻。下山后坐车到达山脚营地时，甚至在营地守候的、没有登山的同学们见到归来的我们也无声落泪，只静静拥抱着我们，为我们讲述他们的担心、祈祷。那时的阳光正好，微风徐徐，餐桌上煮好的他们亲手包的饺子冒着热气，轻盈舒心，与泪花互相映着，无比晶莹温暖。

来自 10L 班的李尧嘉曾在自己的野营反思中写道，"朋友是可以和你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人。朋友不仅是锦上添花的人，而更是雪中送炭的人。"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应有自己的朋友，并且与他们组成集体。集体即是造物者所缔造的奇迹般的存在——团结，友爱，笑中有泪，泪中带笑。

这次的旅程是探险，更是我们与世界的重逢。许多"第一次"的挑战组成了我们的挫折与成就，以及我们日渐成熟的观念和行为。关于小五台，关于我们……十余个小时的跋涉，不期而遇的冰雹风雪，寒冷无比的天气，恐惧挣扎的夜晚，几十人挤在一起的小屋……所有过往，若是珍贵，就一定会被记录和反思。峥嵘岁月，朝夕之间，我们经历后便忘记，但惟愿每一次我们的成长，都至少可以被我们自己深深记忆。

我们生于集体，集体于我们是馈赠，我们于集体更是馈赠。此时再回想小五台那场风雪，"集体"已不是一个概念，而是转化为被记忆和铭刻的珍宝。这珍宝不似博物馆里藏的那样娇贵，却是无价。它可任雨淋、可任风吹，愈是大的打击，在阳光下再次鉴赏时，便应更坚固美丽。它是友谊，但更应是每一个鼎石学生心中心照不宣的善、义、情。面对朋友时，我们秉承这样的精神，而当我们需要去面对社会、面对更大的国际社区、面对自然、面对寰宇时，这更值得被我们所铭记。

倾听的艺术

谈到教师的角色，我们常常会联想到这些词汇：教授、指引、教导、指导、建议……“倾听”这个词却被遗漏在角落里。然而，在尼塔·佩蒂格鲁（Nita Pettigrew）看来，“倾听”恰恰是成为优秀教师的核心要件：“教师的任务便是倾听这样的互动，做一个博学多闻又思想开明的人，见证学生的每一次探索——并始终怀有兴趣。”佩蒂格鲁女士于 1986 年加入埃克赛特中学英语学科组，于 2001 至 2005 年任学科组长，2006 年退休。此后，她在教师培训和提供咨询方面颇有成就。佩蒂格鲁女士为鼎石中学部开设了一个教师工作坊，主题就是培训倾听教学法。以下这篇佩蒂格鲁女士撰写的有关倾听教学法文章，最早刊登于 2007 年的埃克赛特中学校报（The Exeter Bulletin）。埃克赛特中学和佩蒂格鲁女士授权《鼎石志》转载，特在此致谢。

尼塔·G·佩蒂格鲁

教书，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学会倾听。而这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1985 年，第一次来到新英格兰地区时，我执教英语已有 20 年。就当时普遍认可的教学实践来说，我有理由相信自己是一个成功的老师：我的课堂围绕讨论而展开，而且我也会有意识地使这些讨论活跃起来，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同时保证大多数学生都能看到我们所读所写的“相关性”。在那段时光里，但凡进入教室，我一定熟知自己的教学目标，清楚地了解自己希望学生在一节课结束后能理解什么。指引学生由点 A 到点 B、C 或 D 的每一步，都经过了我的缜密思考。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教练，但其实，当时的我就是一个典型的“编舞型教师”。学生们跳舞，而我则是控制音乐，也控制他们舞步的那个人。我的工作，在我看来（也是在我所任职的各所学校看来），就是把学生带入我们正在学习的文学作品和我本人的关系之中。在那样的教学场景之下，我很积极主动，而我的学生们，尽管讨论也很活跃，却是一个个被动的“小罐子”[1]——我只是把自己的所有不错的想法灌进了他们的脑子里。

我渐渐意识到，一个由教师构建、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其出发点可能很好，却不得教学的要领：传授信息并不一定要构建知识或理解。近年来，我由自己的经验所悟出的东西同时也由研究所补充、所证实。而这些研究理论有的一直要追溯到皮亚杰与杜威的学术观点。现在，我的教学实践基于如下基本理念：

学习是一个属于个人的旅程。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将引导这段旅程，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观点又为这旅程添上自我的特征。

当我们理解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它，这种“拥有”的愉悦感是发自肺腑的——并不仅仅是智力上的。

对我们来说，那些最珍贵的想法——那些我们可以内化、使之有用的想法，都是由我们自己一步步挣扎努力所构建而来。请让我一一道来。

重回校园

1985 年，也就是我职业生涯的中途，我来到了哈佛深造。这一年让我觉醒；它深刻地改变了我对“当一名教师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修读了艾莉诺·达科沃斯（Eleanor Duckworth）教授的名为“教与学”的课程，开始重新定义自己在课堂中的角色。我的教学方法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生为中心。

[1] 表达出自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

到我离开哈佛，回到课堂继续做一名教师的时候，我依旧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至少我知道：我必须和学生坐在一起，开始倾听。而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当我开始使用倾听式教学法的时候，学生在我课堂上的参与度有了戏剧化的转变；我的学生变成了积极自主的学习者。并且，他们也体会到了拥有自己想法的自豪感。

艾莉诺课上的同学背景都大不相同。有的人是老师，有的人是学校管理人员。很多人是饱经考验的老教师，也有些人进入这行才第一个年头。我们选修这门课，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也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对教与学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我们对人们如何学习充满兴趣，也希望完善自己的教学技能，或者作为管理者来说，我们希望帮助他人成为教学更有成效的教师。

这门课选修的人很多，有 40 人左右。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目标而来，也带来了我们各自的背景与经验。这个多样化的群体对我们之后合作完成的任务至关重要。艾莉诺并没有讲授课业，但是她做了很多示范性的活动。这门课程由一系列促进元认知的体验构建而成。我们学习如何仔细观察；如何依据观察到的现象提出（无论是多“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也体验到了构建自己认识过程的那种热血沸腾——我想不出更好的词来表达这种感觉。

JAMES NUBILE

观察月亮

课上令人最难忘的一项作业是让我们用一整个学期观察月亮。（当然，起先大家对这项作业都颇有怨言。有谁来哈佛是纯粹看月亮的？）我们每天记录所观察到的场景，并构思问题。大多数人都惊讶地发现，自己对月亮所知甚少，有几分可悲。

起初我们的问题很简单：月亮什么时候升起？在哪里升起？等一下，它是不是有时候在不一样的地方升起来？为什么它今天早上 8：45 还挂在天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在日志上画下月亮的样子，记录下所看到的，不断思考。然后我们把自己涂画下的记录带到课堂，分享观察结果，分享信息，也分享我们的困惑。我们共同钻研。艾莉诺就这样听着我们讨论。

她说的话一贯激发我们说出更多的想法，没有什么固定的答案，且不带任何个人偏见。她只是纯粹专注于我们对自己所建构的意义的理解。比起我们理解的内容，她似乎更关注我们建构这种理解的方式。“我在想你是不是可以补充一下这个观点？”她可能会这样说，或者，“我很好奇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随着第一学期的推进，我和同学们都经历了这样的变化：我们对月亮的观察变得更加细致了，我们的问题也变得更复杂、更严谨。而当我们对月亮的了解渐渐深入，我们对自己学习方式的领悟也渐渐深化。

到了第二学期，有一天晚上，我带着一个关于“月亮绕着地球运转的同时发生自转”的问题进了教室。艾莉诺让我走到教室前介绍了自己的问题。我在白板上画了几幅图，一边想一边说。她和整个班的同学一起仔细地听着；我能感受到他们全神贯注的样子。这种被人倾听的真实感简直无法用语言描述。然后，我的思路似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此时，艾莉诺问我：“你用这只手电筒和这只橙子来解释，会容易些吗？”很快，我变成了太阳，一位同学变成了地球，还有一位同学一手转着橙子，一边绕着“地球”转。我用自己的理解控制自己身体的活动，而我也能够感受到正慢慢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过程花了一些时间。对我来说，时间只像过去了几分钟，但其实一定过去了更久，因为当时艾莉诺发现我正处在接近真相的边缘，她也知道我会逐渐了解学习需要一系列的“飞行和栖息”[2]，于是她拍拍我的肩膀，问我是不是要先把这个想法放一下。

我回到了课桌前，在昏暗的教室后面，抽出了笔记本，开始涂涂画画，继续思索着问题。我能感觉到，答案几乎就在眼前；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得到。我的一位同学，就坐在旁边的地上，急迫地跟我悄悄说：他知道我问题的答案，他可以告诉我。然后他就解释了起来。他本意当然是想帮助我，但是我内心突然就积聚了满满的怨恨与防卫意识：这是一个要闯入我家的强盗啊。他要从我这里偷走这笔“财富”——对这问题的理解。而我马上，就在一两分钟之后，凭借自己的努力就也可以拥有这笔“财富”了。我不顾一切地弯下腰，冲着他低声吼道：“闭嘴！”他也就没再说下去。

接着，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我为了解决问题列出了一个代数方程（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从何而来），而当我列出来的时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被解开了，这过程令人惊叹——灵光一现。我突然明白了“探索”的那种愉悦，这可能也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那晚，漫步回家的路上，我就已经明了，我的教学之道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教师的职责

在一年的学业结束之后，我立即加入了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Philips Exeter Academy）的教学队伍。我发现，埃克赛特的校园文化注重以学生为中心、以讨论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我要在此声明的是，不是所有以讨论为基础的课堂都以学生为中心；看看我自己早期教书的方法——学生确实说了很多，但是我一直在确保他们能往“正确”的方向展开讨论。而人往往也是依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教学，所以在埃克赛特，以讨论为基础的课堂究竟应如何展开，人们依旧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我加入这所学校时，其英语学科组正在做的事情似乎正是我在教学方面的期待。

哈克尼斯圆桌（Harkness table）是来参观学校的人首先注意到的东西，它对课堂基调与管理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学生和老师都平等地坐在圆桌周围。这圆桌本身就在不断提醒我们，课堂上大家应齐心协力，而圆桌光滑的表面也把我们每个人联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脸，参与到共同探索之中。圆桌的形状似乎在鼓励和促进合作。我与他们平视，不俯视他们，也不远离他们。我和他们面对面，倾听着他们讲话。我试着不做任何事情，不打扰学生们对彼此以及探索过程的关注。我甚至不站起来写白板（但有时他们会用到白板）。来参观课堂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什么都没做（有时候确实也会有这种印象）。然而表象并不代表什么。

我和学生会平等地围桌而坐，但我们的职责却不尽相同。我的职责是为学生们提供一个适于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挑战，并将他们推向自己的“认识临界”[3]。在英语课上，这就意味着，比如布置阅读作业，阅读的作品不仅适合他们的年龄，同时也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给他们可以在智力与情感上角力的素材，例如《尤里乌斯·凯撒》、《老人与海》、《黑暗之心》、《达洛维夫人》、《哈姆雷特》以及奥登、普拉斯、西米克，或是科莫尼亚卡的一首诗。在倾听式教学法中，教师对其提供给学生的每一次挑战都仔细考量。这是一个慎重的决定，基于教师对每一组学生不断成长的技能、兴趣与需求的近距离（难免有错的）解读。这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为课堂的核心气氛就存在于每个学生对文本的参与度之中。

教师的任务便是倾听这样的互动，做一个博学多闻而又思想开明的人，见证学生的每一次探索——并始终怀有兴趣。在英语课上，就像和其他任何课程一样，每个学生都带着自己所积累的知识与经历来面对老师布置下来的问题。九年级的学生读《尤里乌斯·凯撒》的角度会与十二年级学生截然不同。因此，我们要让学生领路。他们是做出观察的人，他们是提出问题的人。当老师关注学生如何构建意义时，学生就有能力探索那些激发自己无尽想象的问题。学生能感受到老师尊重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学习环境滋养着他们，呵护着他们，而这一切的重心都放在他们自己的思考过程之上：而一个“答案”仅仅是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一个精心思考的过程所达成的结果而已。

学生在上课之前，每个人都独立完成了对课堂的准备，但是一旦坐在桌旁，他们就要集体合作。举例来说，去年冬天，我九年级的学生阅读了福克纳的《烧马棚》，准备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他们在家里阅读了这篇短篇小说，并在日志上记录了自己的观

[2] 表达出自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第九章：“意识流”。

[3] 出自谢伊·梅尔（Shay Mayer）在 2005 年 10 月根据自己的论文《对六所高中英语课堂对话中媒介与权威的分析》讨论到课堂观察时的谈话，哈佛大学，2006 年。

察以及想在课上提出的问题。同时，备课的时候，我也重读了这篇小说，重新回顾了其中的细节与结构，这样我就能不带任何偏见地来聆听学生们的讨论。圆桌也是我的办公桌，所以当学生到教室的时候，我一般都已经坐在那里了。这就是那天的大致情况。

埃里克和汤姆是最先进来的。还未坐下，他们其中一人就问道："这个叫阿伯纳的人出了什么问题？他算是个纵火狂吗？"他们大笑，但也确实提出了一个可能。等到所有学生都到齐、坐下的时候，最开始的一些问题——那些学生之间互相提出的问题——已经转变成了他们对文本的观察。阿伯纳显然成了他们读到的这篇小说的中心。他们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产生了这种行为方式，他们开始收集细节。"看这儿，"米契说，"他打自己儿子的时候，完全无动于衷。"米契读着一段文字，注意到了作者使用的语言。他的同学们都仔细地听着，我也一样。这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舞蹈"。"对，他打沙蒂就像打那头骡子一样。"他们翻到了那一页，开始比较两段文字的语言。

他们共同确定了任务：厘清阿伯纳·斯诺普斯这个人物的意义。而且，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任务，他们非常热衷于这个过程。"他看上去不太像是个人。"瑞贝卡观察到，"他总是被描述成一个阴沉的、很扁平的人物形象，他就像是个面无表情的剪影。""这段话在哪里？"汤姆问。然后大家又翻了几页，读了一些文字。艾拉稍稍前倾："我想到的是，他们不管在哪里露营，他都会生一些小火堆。"她说道，"你们觉得这和他的冷酷性格有联系吗？"很快，好几个同学都认为阿伯纳确实是惧怕自己的情绪，所以一直压抑着——就像那些小小的火堆。他们讨论了他的控制欲有多么强烈，他又是多么冷血无情。接着，莉莉问道："你们觉得他是不是嫉妒？"她接着就读了一句作者写的关于阿伯纳心生嫉妒的句子。

课接近尾声时，几个学生都表示阿伯纳·斯诺普斯是个脱离于社会，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的人。到他们离开教室时，他们对此人是否具有人性表达了深刻的关切；他们依然有想要继续讨论下去的问题。他们也一定会再次回到这里讨论。并且，因为这是他们的任务，他们一定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倾听式教学法

以前，在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之上，提出所有这些以文本内容为导向的问题的人会是我；让大家注意文本细节的也是我。我会认为学生的兴趣点和我的一样，而我这样的做法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篇小说中，沙蒂其实才是我感兴趣的人物。为什么他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呢？他很年轻，他们也很年轻。在我以前的教学中，我会带着问题和标记好的段落上课，这样我们全面讨论的人物就不是阿伯纳，而是他儿子了。我会告诉他们我对这篇小说的解读，而我也会错过他们所有人自己对这故事的理解。

那么，这一次，在讨论《烧马棚》时，我又处于何种立场呢？我当然在场：我也有工作要做。我认真地倾听他们的想法，就像当初艾莉诺听着我的想法一样：我对他们的思考充满好奇。我说的话可能会是这样的："纵火狂？为什么你会这么想？"或者是，"你能再补充一下关于小火堆的看法吗？"或者是，"请给我解释一下你说的'面无表情'是什么意思。"我也会给他们沉默的时间和自由。我和学生都能平静地处于沉默之中。往往，一个学生启发性的发言会让我们大家都开始在文本中寻找，在黑暗中摸索、思考——平静地栖息，为下一次飞行做准备。

当一堂课效果好的时候，50 分钟的课上，我可能只说了四次话——我也尽可能说得简短些。这样的教学方式要求教师绝对的自律:我承认，有时我控制不住自己想表达的冲动。我的兴趣、我对文本的解读——我的理解——一直想冲出我的喉咙。换一种方式解释的话，就是我的"自我"总是想介入学生与他们的探索之间——就像是一个强盗闯入他们的思绪。我必须随时保持警惕。要真正地实践一种批判性探索的教学法，一种倾听式教学法，教师必须准备好给学生让路。

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每个学生之间，以及他们和手头的文本之间构建起来的联系。如果你认真聆听，你就能听到这构建的整个过程。

乐满春天

2016 年春末，一曲《奥林匹亚号角》激昂地在鼎石中央草坪响起，众人期待已久的鼎石“乐满春天”草坪音乐会就此开场，这是与“钢琴王子”李云迪，小提琴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柴亮，男高音歌唱家莫华伦三位艺术大师的音乐之约。对于前来聆听的鼎石学生来说，这场音乐会意义非凡。谁能想到在自己“家”就可以欣赏到如此美妙的音乐呢。

在世界的“回声”中寻找自我

2016 年孟夏时节，鼎石的校园一下子空了一半。四至十年级学生和老师踏上新一年的体验式学习之旅，前往湖南、山西、陕西、云南、山东、甘肃和台湾。他们把课堂移出了鼎石，甚至搬出了北京去。他们在旅行当中认识不同维度的中国，也通过点滴的体验和感受重新认识和发现自我。

成为“自己希望看到的改变”

春假是游山玩水的好时节，但是 2016 年春假期间，50 名鼎石学生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在老师带领下，他们兵分三路，前往 3 个不同的目的地，用自己的行动为“更好的世界”而努力。他们在泰国照顾聪慧而屡受人类伤害的大象；在尼泊尔和成都帮助当地人重建被地震摧毁的家园。他们希望自己成为“自己希望看到的改变”。

冬日里的别样欢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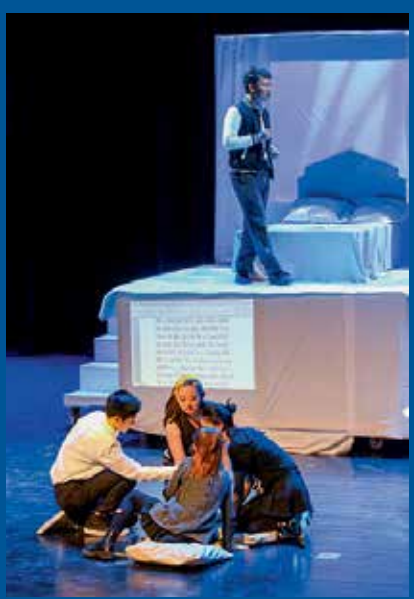
临近 2015 年圣诞节，学校里少不了举行庆祝活动。这场包括了义卖的圣诞庆祝活动吸引了全校师生和家长，快乐温馨的气氛洋溢在整个鼎石校园。

这一天最最值得庆祝

学年的最后总是值得庆祝的，特别是取得了如此之多成绩的第二个学年的最后一天：鼎石得到 IBDP 授权、获得 WASC 认证，还有更重要的，鼎石社区也在这一年不断发展壮大。第二学年的最后一天，是为这一切一切举行的庆祝。庆祝以学前班、五年级和 9 年级学生的升学仪式开始。这些孩子们将分别升入小学、初中和高中。升学年级的家长们也应邀观礼，现场气氛温馨感人。孩子们还表演了武术、舞蹈和其他节目助兴。

致敬莎翁，我们这样解码经典……

2016 年 4 月，18 名鼎石学生将一出现代版《麦克白》搬上表演艺术中心的舞台。这部《麦克白》以一所苏格兰高中校园发生的故事为背景，沿用《麦克白》的人物形象探索并拷问了枪支暴力、人与人之间的“冷”交流等现代社会的问题。2016 年是莎翁逝世 400 周年，鼎石孩子以现实式地呈现莎翁经典的方式向这位伟大的文豪致敬。



难道，教育真的扼杀了创造力？

——反思创新能力在 IPC 体系的培育

Gary Bradshaw 小学副校长兼 IPC 课程协调员

“在教育中，创造力和读写能力同样重要，我们应对二者视同一律。”

——肯 · 罗宾森

说到学校里的创造力，不知你是否会马上想到 Ted 演讲有史以来点击量最多的那一期——肯 · 罗宾森教授主讲的“学校是否正在扼杀创造力？”。这一期已经被观看了 36,102,995 次！我本人就看了 5 遍。他的演讲既激励人心又活泼幽默，如果有时间，请你一定不要错过。

在演讲中，罗宾森教授向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提出了质疑。他强烈要求大家重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发展创造力？他提到，如今，学校和社会往往将教育的重点置于数学和语言学科之上，与此同时，人文与艺术却显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为主科让路——艺术课之殇

罗宾森教授同时呼吁，教育应满足儿童“全人发展”的需求。人们若要应对未来世界的问题，就需要在广泛的领域中培养技能，积累知识，精进理解，而不能是专注于个别领域。让我们的孩子在当下就为未来做好准备，这是极其关键的任务。

这期 Ted 演讲中，有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让我印象颇深。她觉得传统形式的作业太难了，没有办法静静坐在那里或是集中精力完成作业。可是，父母以为她有学习障碍，带她去看专科医生。医生进行观察后，告诉她的父母：他们的女儿并没有学习障碍，而是

一个具有出色舞蹈天赋的孩子，他们应该把她送到舞蹈学校就读。这个小女孩后来成为了英格兰皇家芭蕾舞团的一名领舞，并参与了《剧院魅影》等一系列大型演出。

这个故事令人愉快而欣慰：每个孩子都是特别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技能、才华与热情。孩子如果长大后要取得成功，就需要许多机会来探索自我价值，也需要在不断拓展才华与兴趣的同时挖掘自己的长处，在社会上展现这样的才华。

要组建一家公司，做一个与众不同、创意满满的人难道不重要吗？要成为一名医生，跳出思维定势，做出正确的诊断难道不重要吗？我们难道不都是希望自己能竭尽所能，发挥创造力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能力来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吗？

许多重要人士都积极呼吁教育变革，倡导艺术与创造力的培养成为所有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罗宾森教授也是其中之一。然而，教育面临常态的危机——只要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数学或语言科目表现令人不甚满意，为了给这些学科的学习让路，艺术类课程永远是被最先舍弃的一个。学校的财务周转若出现问题，艺术类课程也永远首先被波及。这其实是严重的错误行为，恰恰与“儿童的全人发展”背道而驰。

“艺术”牢牢扎根在 IPC 里

25 年前，人们创造 IPC 时，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几乎一无所知。当时，教育面临的挑战是、并且现在依然是——让学生在学术、创造力及社交方面都做好充足准备，有能力应对未来发生的一切。相比多数标准课程体系，IPC 拥有不一样的创造力与艺术教育方式。

同时，IPC 也是一个以人文和艺术为主导的课程体系，这似乎与罗宾森教授提到的学科安排不谋而合。另外，对某些学校来说，减少艺术类课程的经费、艺术教师的人数或是课堂时间，操作起来十分容易，然而对 IPC 课程来说，艺术早已纳入其课程结构，不可舍弃。

比如，在鼎石二年级的“我们生活在一起”单元中，学生对自己所在的社区开展调查。要发现社会、历史、地理课对社区的重要并不难，在这个单元中，艺术课，尤其是艺术家的重要性也能得到彰显。

每个学生运用艺术方法表达出社区对他们的意义所在，也研究艺术家们在创作自己对社区认识与理解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过程都十分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艺术与创造力不仅仅是一件件作品，也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

IPC 也包含艺术为主题的单元。五年级的“绘画、

画作与相片”单元与四年级的“他们这样看待世界”单元内容丰富，不仅促使学生审视创造力与表现力的作用，也引导他们研究创作过程。

在这些单元中，学生探索艺术家的身份，调查创作过程，观察艺术家的历史与社会功能。并不是每一个孩子最终都会成为摇滚乐手、雕塑巨匠或是表演名家，但是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发展了技能，锻炼了创造力与灵活性，能够自如地表达自己，这才是最宝贵的。

孩子不该只是被动的执行者

IPC 基于学习的“探究”模型塑造而成。“探究”一词，可宽泛定义为通过提问来探寻真相、知识、信息或理解。如今，这种方法在国际课程领域并不少见，但是探究不只是找到答案而已。

真正的探究也包括将所得信息与资料转变成有用的事物，或是将所得知识以崭新的、有趣的方式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从而促进更深层次的理解或变革。深蕴在探究过程之下的，是对学习本身的深刻思考。我们为何学习？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未来准备固然重要，但我们每一个人在未来都不该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吧？我们难道不应是变革的发动者，不应怀着明确的期望来塑造这个世界吗？

如果你了解布鲁姆分类学的话，这一切就十分明了。50 多年前，本杰明 · 布鲁姆等人提出了一个理论体系，研究各个促进高层次思维的目标与活动。最低层次的思维，即在该体系最底端的是“记忆”，指记忆并回忆出数据或信息。这项活动固然重要，但如果要真正有所作为，我们需要从此层次出发，不断提升我们的思维。

在这一体系的顶端是“创造”，要求学生将所得知识在解读、分析与评估的过程中应用到行动之中。在这一层次，我们才能发挥自己的创意，变得有行动力、有创造力，才能够变化、

成长。这样的创造活动对 IPC 整个体系和鼎石学校都十分重要，让我们的学生增长知识，学会探索、提问、研究、呈现信息，并发展创意。

教育的“金字塔”需要重新排序

创造力与艺术密不可分，尽管它并不仅限于艺术。人们可能会想到舞蹈、美术、戏剧或是音乐中所蕴含的创造力，但其实它也是科学、数学与语言的重要元素。在鼎石，我们希望学生能超越知识积累与记忆的层次。我们希望他们能构建并创造意义，以创造性的方式探寻答案，解决问题。

学习 IPC 课程的学生也应在形成自我身份与价值的过程中践行 IPC 的各项“个人目标”。探究能力、同理心、对社会的理解、希望为社会带来积极变化的正义道德观……这些品质不仅重要，且是为人的根本。

孩子其实是天生具有创造力的。他们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自由地玩耍、作画、表演、唱歌、跳舞。他们接受冒险，也会犯错误，相信自己的直觉，但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多这样的品质也就渐渐消磨了。通常，只有给出正确答案才会听到赞扬，犯错就会受到批评，而人们也特别害怕做“错”事。

一个具有创造力的课程体系，若秉持探究精神，且鼓励大家从错误中学习，甚至对这样的行为加以赞许，才是我们真正应努力的方向。回到罗宾森教授提出的问题：“学校是否正在扼杀创造力？”我们需要审视教育的“金字塔”。数学和语言学科确实是在这“金字塔”的顶端吗？学校如何重塑各学科之间的平衡？

体系健全的课程当然可以帮助我们着手解决问题，IPC 的核心价值与目标便是出发点。不仅如此，我们也需要重新排列这“金字塔”中各学科的位置，使得创造力、艺术、创新与对失败的包容精神成为所有学习活动的中心，就像鼎石这样。

>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犯错，那你就永远不会创造出任何有新意的东西。”
>
> ——肯 · 罗宾森

做一名成功的 IBDP 学生究竟意味什么？

————专访大学升学辅导顾问 Gareth Rees

鼎石的大学升学辅导项目顾问之一 Gareth Rees 接受了《鼎石志》专访。他详细阐述了国际文凭大学预科项目（IBDP）的优势和一名成功的 IBDP 学生的必备品质，也为学生和家长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Gareth Rees

Gareth Rees 拥有艾克赛特大学（Exeter University）的学士与硕士学位，曾在德蒙福特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与莱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执教。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大西洋世界联合学院担任副校长，他在该学校任职国际文凭（IB）课程协调员六年，教授经济学课程也有二十年之久。同时，他拥有丰富的 IB 阅卷经验，也是所有 IB 覆盖区域的培训主讲人。

有深度的思维来自跨学科的“探险”

问：与其他高中或大学预备国际课程体系相比，为什么 IBDP 课程被认为是优质的课程体系呢?

答：我从 1983 年就开始教授 IBDP 课程了，我的妻子也从 1985 年开始教授 IBDP 课程。我们的孩子修的也是 IBDP 课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课程在他们身上的影响。我认为很多年前设计创造 IBDP 的那些人非常聪明，因为他们创造的课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学习过程的共生性。学生从一堂课中走出，在这堂课上产生的满脑子的想法又可以带到下一堂课上去。所以，或许一门学科的老师会从学生那里听到上一堂课的讨论结果，然后又可以接着加以利用。和学生学习课程一样，不管是历史还是物理老师也不再属于两个分隔的世界。学生们可以将自己的学习融会贯通。

另一方面则是，学生又会希望老师们相对“独立”。比如他们会说“那个老师是教物理的，这个老师是教化学的。”但因为有社区服务项目的存在，因为有专题论文与认识论的存在，没有哪一个老师是局限在一个学科范围之中的。所以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老师，对他们有更深入的了解。师生关系将会非常特别，这也将激发他们的思考。并且我坚信，像鼎石这样的寄宿制项目将和 IB 步调非常一致，因为所有的课堂活动可以继续在晚间进行下去。

问：您认为要在 IBDP 中取得成功，创造力与创新精神有多重要?

答：让我来谈一谈思考能力吧。认识论课程的目的是把所有学科联结在一起，并拓展出去。所有 IB 的教材与教师参考资料都支持这个理念。在我教授的学科，也就是经济学中，即使在短短一周之内，学生都会有数次机会发现，一个具体的问题可以演化合并成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某个假说或是一些价值标准。

举例来说，在我原来的学校，我和一位物理老师关系非常好，而物理和经济学课其实相距甚远。作为朋友，我们常常会争辩我们所教授的学科的本质，然后我们会决定在课堂上做这样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会坐到他的物理课堂上，无礼地提出一些批判性言论，他也会在我的经济学课上做相同的事情。学生会左右环顾，以为我们的关系很差。他们以为我们之间，以及经济学与物理之间是有宿怨的。这种情况其实对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是极为有利的，因为这会让他们开始权衡两个学科的内在价值——是物理学科法则的严谨更好，还是经济学学科规律的灵活更好？学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我相信鼎石也会有这样的过程，因为老师们正在精心规划认识论课程。两年的课程结束时，会有认识论的考试。作为一名阅卷官，我经常看到学生在学科范围之内写出的理想答案，但是我也会看到其他的一些东西，一些学生在讨论或辩论中思考而产生的东西——尽管我并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我也能看到学生在写作中的思考过程。要写下这样的答案，他们一定是敢于冒险的人。

学生们有时可能会想：“啊，阅卷老师应该只想看到这个吧！”其实我想看到更多的东西。我想看到和整个社会背景相关的一些想法。我来给你举个有些好笑的例子。我去了鼎石附近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当我要付钱的时候，理发师看到我的鼎石 ID 卡，就问我：“你是老师吗？”我说是的，然后他马上给我打了个折。在一个经济学家看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比起其他国家，中国的文化看上去赋予了老师这个职业更高的价值。

IBDP 的课程结构也有一个不寻常的特质。学生通常会选择他们感兴趣的学科作为高级课程。但是在普通等级的课程中，学生可能会被迫学习一些他们并不是很擅长的学科——这其中是有些不情愿的成分。举个例子，一个对人文课或是语言课很感兴趣的学生是必须要学习数学普通课程的；他们不得不学。

课程项目的架构是这样安排的——三门高级课程、三门普通课程、一门第一语言、一门第二语言、一门艺术类课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思维的深度并不是从每一门单独的学科培养而来，而是从各学科之间而来，从学生对其受到的整体教育的认知而来。我们也不能忘记，他们只有在两年课程结束的时候才会参加考试，这也是他们在各个方面都达到最高水平的时候。

成功的 DP 学生都有质疑精神

问：在 IBDP 课程中获取成功的学生是什么样的?

答：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就是质疑精神。我希望，如果一名鼎石的学生在课堂上听到了自己想进一步讨论探索的内容，就会很自信地向老师提出：“我们能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吗？这件事一定永远是这样的吗？”如果是一位出自优秀 IB 学校的老师听到了，就会回答：“我们的课有预先设计好的安排，但我们还是花些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位同学刚刚提出的问题吧。”这是考试之前质疑精神的展现。

在考试的时候，我希望学生会说：“这是我应该要解释的理论。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理论在任何地方都适用。比如，在我的文化或是城市或是国家的经济环境中，有一个实例会稍稍与此理论相悖。”这个学生将会得到高分。这样的回答将会让身为阅卷官的我为他 / 她加上一些分数。

IB 的阅卷官从来不会因为学生的错误与答案遗漏而扣分。他们想的是：“我能看到什么答案？我能给什么答案加分数？”这样，分数是一个累加的过程。所以在 IB 考试中，完美的答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但必须是可以让阅卷官为之加分的类型。尽管学生受到学科的严明限制，我也希望能看到不一样的思维方式。

而 IBDP 之后，IB 的学生应该将他们在学习中所获取的这种质疑精神与自信心带到接下来的人生中去。有时他们会走上传统的职业道路，他们会去商学院，成为银行家。但在我之前的学校，我们注意到，当学生在三十几岁就已经非常成功的时候，他们就会思考：“我这是在干什么？我现在要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了。”我非常喜欢看到人们有这样的作为。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思考，我也认为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学生。

问：以您的经验来说，有什么在 IBDP 中学习的具体方法吗?

答：IB 提供了在线资源库，叫做“教学方法”。我知道有一些鼎石老师已经将这些 IB 推荐的方法融入到课堂实践之中。这个在线平台上有很多视频和其他资源，展示了课堂上和其他场合的学习方法。有些鼎石老师也已使用了这些方法，这些都很值得鼓励。但是，只规定出一种单一的学习风格，这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学生往往会在学习过程中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他们会对学习方式有自己的体悟。

同时，我也认为 IBDP 两年的课程时间表必须有严密的设计与规划，这点十分重要。鼎石的 IB 课程协调员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将会保证时间安排不让学生过分紧张，能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大学申请，完成专题论文，或是准备演讲展示的作业。课程的安排比较平衡。这很关键，因为学习的节奏和学年中节奏的变化将可能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DP 选课前，最好思考一下大学申请

问：学生在思考选择申请大学的同时，如何选择 IBDP 的学科呢?

答：美国的大学是四年制，多数课程都会有通识教育的成分包含其中。这些大学的想法是，学生不需要在进入大学的时候就清楚地了解自己想要修哪个专业。并且，美国大学更希望看到他们能保持开阔的视野。但是通常来说，想要日后从事科学事业的学生更可能会选择两门第四学科组的课程，因为他们喜爱科学。但对于英国的大学来说，因为大学体系作为目标影响了中小学体系，所以学生进入大学时就只能修一门专业。英国大学更希望学生能在高中就有明确的学科方向。

因此，英国大学希望国际学生和英国本地学生一样，修读的（高中）课程可以让他们在大学修一门或者两门专业；他们将会受到严格限制。所以，如果想要申请英国大学，学生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要认真考虑自己的课程选择。对于还未确定的学生来说，也有一些可以考虑的大方向。例如，想就读工程专业的学生要申请剑桥或是多数其他英国大学，数学和物理是他们的理想选择。今后想从事人文方面工作的学生可以在此阶段选择两门第三学科组的课程。

问：您对家长在支持孩子的学业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答：我有一则重要的建议要给家长：如果孩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特别的兴趣，比如音乐或艺术，家长应该争取让孩子保持这样的兴趣。因为大学会对这样的申请者有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当他们能对自己的文化做出纯粹思考的时候。这会有关键性的影响。我很多年来看到的情形一直如此，尤其是在美国，他们永远希望招收到可以带来一些独特品质的学生。如果这是一个中国学生，他们会思索：这个学生会为学校带来一些什么有关中国的独特的东西，而且其他学生又能学习这些东西并获益。我发现，家长似乎认为如果你要上美国大学，你就要开始学着变成美国人那样。这是不对的，你不应该这样！你真正的价值恰恰是对自己文化的理解，向他人介绍自己文化真实的一面。

“中国主线”课程给了学生特别的视角

问：这是您第一次到访鼎石。您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答：我非常喜欢这所学校。我曾经和闵茂康校长共事，但那是在一所非常成熟的学校，在我和他到那里工作之前就已经运作了很多年。所以这样说来，鼎石是很特别的，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但是令我惊讶的是，虽然是一所新学校，这里的一切看上去都井然有序。

学校召集了一批非常有才华而经验丰富的老师，学校也有着出众的良好社区氛围。比如说，我旁听了一堂课，学生的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让我印象深刻，而其实，这堂课的初衷是让学生对立起来，进行辩论。他们将友谊自然融入了互相对立的局势，似乎是因为彼此已经十分了解。这是一种集体精神，在课堂上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当然，也是因为课上有一位优秀的老师，才能让这一切变为现实。

问：鼎石的学生还需要修鼎石特色的“中国主线”课程，您认为这方面他们可以有什么优势?

答：当你生活在同一个文化环境之中，你很难定义自己文化的特质。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才算是“英国的”，除非我到别的地方去，别人这样或那样地定义我，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课程真的很重要。它能常伴学生，并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中国的变化节奏非常快，如果中国学生能对他们来自于何处、中国发展到现在的原因所在，以及一些事物或轻或重的文化涵义有持之以恒的认知，就显得更为重要。这给了他们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会让他们更加关心或看淡一些事情。这样的视角是很有用的。虽然这也意味着，学生需要在既定的（IB）课程之外多付出一些努力，但这是十分值得的。

问：您正在帮助鼎石的大学升学辅导项目，您的计划是什么?

答：我会和 Martha Lyman 一起支持大学升学辅导项目。在第一批学生毕业之前，我们就会找到联系这些大学的方式，并引起这些大学招生主任对鼎石的兴趣。他们会了解到鼎石的独一无二之处。我们希望他们到访鼎石，这会让鼎石受到大家的关注。同时，因为闵茂康校长是教育界的重要人物，很多人都认识他，这也会对此项目有所帮助。所以，我们会有一系列非正式的方式将鼎石的讯息传达到合适的群体之中。当大学升学辅导项目建立起来并开始运作的时候，我们也将继续提供有效的帮助与资源。

戏剧，是她手上的“炼金之术”

————记前中学戏剧课老师 Chloe Keller

气韵潇洒、才华横溢……即使是这些词汇也不足以形容来自美国的前中学戏剧课老师 Chloe Keller。没见过她本人吗？那么就让我们在这里为您介绍这位活力四射，举止优雅，一头金发的 Keller 老师吧。

Keller 老师曾在美国与俄罗斯的世界顶级戏剧学院接受培训，拥有四十余年的表演、导演、制作与教授戏剧的经验，足迹遍及美国、英国、比利时、塞浦路斯，还有中国。然而，Keller 老师说，她并不是要培训表演者，而是要“去激发学生有意识地进行蜕变，发掘真正的自我。”

“我真的很愿意教表演，因为我喜欢这个过程。”

“诗歌与乐曲其实不是你创作出来的，而是它们自然而然地找上了你。你所能做的，只是要去那个能让它们找到你的地方。”这句话出自戏剧《小熊维尼的房子》。Chloe Keller 当时在自己故乡的一所高中校园里观看这部作品，这句话一下子抓住了她的心。“我记得非常清楚，五岁的我坐在黑漆漆的剧院里，这强烈的感觉袭来，小小的身体颤抖不已——这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我记得自己当时满脑子都是：我想要做这件事。我想要表演，我还想要创作戏剧！”Keller 老师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就像她初次感受到戏剧时的喜悦，在那所高中的剧院里，她第一次知晓自己属于戏剧的世界。是的，这位鼎石中学戏剧课教师为戏剧而生，而戏剧也找到了她，抓住了她的心。

真的，一部戏就可能促成孩子蜕变

但是，命运似乎只是暂时向 Keller 展示了她职业生涯的一角。高中毕业后不久，另一项使命也找到了她。读大学之前，Keller 老师在美国缅因州的一所私立学校教学生戏剧。校长了解她出众的表演才能，便邀请她成为该学校的戏剧老师——尽管当时她并未接受过教学培训。“我告诉校长，我对教学一无所知，她当时唯一的反应是‘你会做得很好的！’就这样又一次，只是凭着我的直觉，我开始了教学生涯，但我没有接受过培训。去那个学校教课的第一天，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教了我认为应该教的，而到我离开的时候，我便发现，我已经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份工作。”Keller 老师微笑着回忆。

她对戏剧与教学的热爱一直持续至今。究竟是要在剧院工作，还是做戏剧老师？为了避免做出这两难的抉择，Keller 老师一直坚持教授学生戏剧表演，却也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登台演出、导演或是创作戏剧的机会。但是，她可能更热爱自己身为教师的那一部分：“我真的很愿意教表演，因为我喜欢这个过程。”Keller 老师又补充道：“对我来说，把我对表演的直觉教给其他人——那些还不能单单凭直觉了解如何表演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所以我最喜欢当戏剧老师——我可以帮助人们把最深层的潜能激发出来给自己看。我太喜欢做这件事了。”Keller 老师喜爱这种“自我实现”的过程胜过其他一切——“自我实现，便是当她早已发现了一名学生的潜能，而这名学生终于也看到了自己具有这种能力的那一瞬。

“戏剧是个不可思议的东西。教孩子们戏剧其实与戏剧本身关系不大，更多则是使用戏剧来赋予孩子们蜕变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发掘自我，找到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具有，而又不敢奢求的那份特质。”Keller 老师解释道。她想起了自己在美国的一个学生，只是经历了一部戏以后，青少年时期沉默寡言的样子便消失不见，如同换了个人一般。当 Keller 老师说起这学生由一开始的害羞、沉默，到后来自信满满地登台演出，甚至能在戏中独唱一曲时，她的眼角泛着喜悦的泪光。

Keller 老师也一再提到，教授戏剧能够发展学生的情商、同理

> “有时候，我觉得我能帮助学生蜕变成一个崭新的自我。又有时候，我觉得我能帮助他们寻找到本真的自我——发掘自己最纯粹的一面。”

心与同情心。学生同时也能够增强自信，学会有效地进行沟通，比如使用眼神交流使用好自己的声音，还能锻炼口才。“这些技能都极其重要，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他们将会在大学中有用武之地，也会有很好的职业与个人发展。有时候我在想，我其实是在重新让学生学习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因为现在一谈到眼神交流，他们只能想到和手机‘眼神交流’了。他们必须认识到，也必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她强调道。

表演是弄虚作假？其实正相反

在中学部结构完善、规划清晰的国际文凭（IB）课程中，教师将这些受用一生的技能教授给学生，并且帮助他们不断培养、巩固。举例来说，六年级的学生重点学习编写剧本与塑造人物的基础能力，而七年级的学生则研究世界各地的口述历史传统，作为探索创作戏的技巧与策略的启发，八年级学生精进他们对戏剧表演技巧及流程的认知和理解，九年级的学生会精读诸如莎士比亚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而十年级的学生则学习由古希腊一直到近现代现实主义的作品。因此，Keller 老师的课程涵盖了历史、文学与戏剧理论，是一门跨文化、跨学科、多面化的课程。

Keller 老师相信，戏剧不止是一门学科，亦不止是一门艺术；它就是生活本身！它是一门可以提供许多教学机会的学科，在这些机会之中，每一个学生身上都能产生由内而外的蜕变。“这是表演的‘炼金之术’。有时候，我觉得我能帮助学生蜕变成一个崭新的自我。又有时候，我觉得我能帮助他们寻找到本真的自我——发掘自己最纯粹的一面。人们往往认为表演只是弄虚作假的一种形式，但其实正相反。我教学生要成为诚实的人。没有这样的品质，你不可能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演员。”她总结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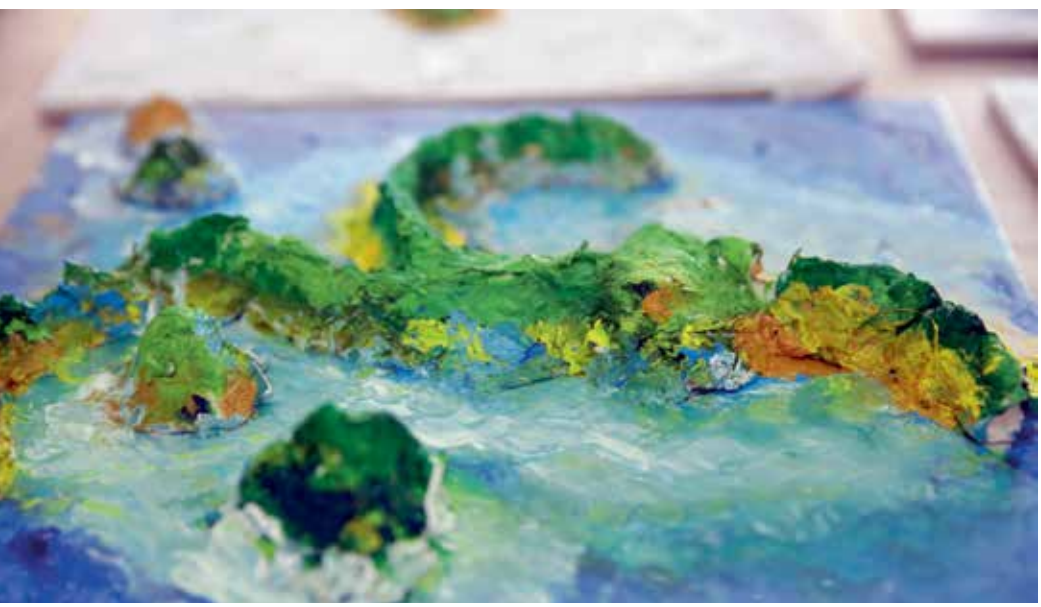
是的，Chloe Keller 可以被称作鼎石的“炼金师”之一。她不仅在舞台上或是在创作剧本时为大家展现生活的多面性与多变性，同时也在帮助学生成就自己生命中的蜕变。这样的蜕变不只为每个人所独有，同时也属于整个集体。作为表演艺术中心总监，Keller 老师努力为鼎石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使其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校社区。无论是每个人发掘自己最好的那一面，还是大家共同塑造一个集体，其中的关键在于，认识并展现出已经存在于心的那些东西。而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找到并促成这样的蜕变，这个人无疑就是 Chloe Keller。

在艺术里天马行空的好玩伴

————记小学艺术老师芦楠

假如，一位老师，亦师亦友，不但指导你的创作，还能体会并真心欣赏你的想法，你的心情恐怕用“如沐春风”形容也远远不够呢！鼎石的孩子是幸运的，因为芦楠就是这样一位老师。

“我会告诉他们，请你先放松。在艺术课上无论做什么，你的想法足够有趣都是第一重要的。至于你画的好不好，手工做的像不像，那都是下一步的要求。”



下课了，二年级 K 班的孩子们排成一队，在助教老师带领下依次离开芦楠的视觉艺术教室。就在小小一只队伍快要全部离开的时候，有个孩子突然扑进芦楠怀里：“芦老师，我喜欢你！……”紧接着，另一个孩子也一下子搂住芦楠，然后，第三个……“谢谢！我也喜欢你们……”二年级的孩子个子不算高，但是被他们一群人团团围住，芦楠也有些站不稳了。

一开始，我们以为只有低龄的孩子会粘住芦楠，可是芦老师的好人缘实在不浅。“我能说不只是小孩子这么粘我吗？”她浅浅的笑意中分明透着自豪，“其实，也有五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抱着我，下了课不让我走……”

一位艺术老师怎么这么受欢迎？芦楠自己的总结很谦虚：“我很幸运，教了一门孩子们都喜欢的课。”这未尝不是原因，但不是原因的全部。

“玩艺术”的同道中人

没有人不需要伙伴。就是成年人，在事业或是兴趣爱好上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也会惺惺相惜特别振奋。儿童的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和说得来的小伙伴一起，即使一堆灰突突的泥巴也能玩上大半天。艺术课是绝大多数孩子热爱的科目，借着画笔或是工具，他们在艺术的自由中天马行空。这个时候，一人在畔亦师亦友，不但和自己讨论创作，还能体会并真心欣赏自己的想法，那样的心情就是用“如沐春风”形容也远远不够呢！

芦楠就是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人。她担任小学的艺术课老师，每堂课都带着孩子们“玩艺术”。“用身体作画”就是不久之前的一个玩法。四年级的孩子们分组行动，推选一位代表躺在大幅白纸上，其他同伴用笔沿着他 / 她的身形勾下轮廓，然后设计、上色，补充细节……最后的作品是一幅真人大小的人像，满纸童趣，还有着强烈的小作者们的“带入感”。“我对艺术是‘天然爱’。和孩子一起‘玩’艺术，引导他们体会其中的乐趣，我也是真心喜欢！我一直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芦楠说。

很大程度上，芦楠的幸运缘于她对自己内心的理解和顺从。“我很爱我的第一位美术老师，她在小学教了我六年。”上小学不久，芦楠的母亲就因为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父亲被拴在了医院。一放学芦楠就无处可去，是美术老师接纳了她。“老师就住在校园里，在她家照顾我，教我画画，爸爸每天去老师家接我回家，那里成了我可以暂时停靠的地方……”也就是从那时起，做一名美术老师在芦楠心中成为一种感召。

中学毕业后，芦楠如愿以偿，先后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艺术教育专业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多媒体设计专业，之后先后进入公立民办小学和国际学校担任艺术课老师。从二十岁出头算起，芦楠在艺术教育领域工作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差不多有十年了。

一度，芦楠去了中央电视台做美术编辑，原因很感性——她特别不能接受自己的学生毕业。“可能当时太年轻了。看着自己教了这么多年的学生离开，我特别受不了。”芦楠回忆道。然而，央视的工作总让她觉得生活里少了点什么，也让她再次确信，艺术教育才是自己“真心的喜欢”。离开央视，芦楠再次回到孩子们中间。

因为孩子们离开，又因为孩子们回来，孩子和艺术都是芦楠生活的主线，而点滴的课堂互动之间，孩子们也不难体会到她对艺术教育的真心，也不难确信芦老师就是自己在艺术里天马行空的好玩伴。

护住那个“小小的艺术家”

在国际教育领域摸索多年，芦楠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其实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就一直努力把中国传统的和国际的艺术教育方法结合起来，两相结合学生们会从中受益匪浅。鼎石的教育也是这种思路，这也是我来到鼎石的原因。”

教授技法的时候，芦楠偏重传统，一笔一笔地展示给学生看：“特别是中国画，很特殊的，每一种运笔都不同，需要认真地临摹和学习。”其他时候，她的教学思路涂满了国际教育的底色。

对低龄的孩子，芦楠首先关注的是培养兴趣。“我会告诉他们，请你先放松。在艺术课上无论做什么，你的想法足够有趣都是第一重要的。至于你画的好不好，手工做的像不像，那都是下一步的要求。”芦楠也会给孩子们画范画，比如教《自画像》的时候，

她会示范眉毛的不同画法，不过她一边画一边擦：“我不要孩子们按照我的方法画，只要知道眉毛有好多种画法就足够了。”

孩子们升入小学高年级，芦楠开始有意识地锻炼他们用国际艺术教育的方法处理问题。“他们要查资料，理解自己所做的项目，把所有元素都分解掉，最后重组、创作。”芦楠曾经布置给学生们一个题目，要他们寻找并且把有着浓重中国色彩的符号表达出来。孩子们的选择千奇百怪，有四合院、有悬空寺，还有中国的美食。他们团队合作，确定题目之后便开始收集相关资料，从各个角度了解自己的选择之后，才开始动手创作。一整套程序下来，孩子们学到的，远比知道如何用材料重现四合院或是悬空寺多得多。

芦楠所有的教学方法都源于她对艺术教育的理解。“几乎每个孩子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小的艺术家。我要做的，就是保护他们对艺术的这份敏感和喜爱。即便有些孩子一开始对艺术课没有兴趣，我也会鼓励他们尝试不同的艺术形式。形式这么多，总能帮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种。”

上学年一开学，一个男孩走进芦楠视觉艺术教室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不喜欢画画，我画得不好，我不喜欢上这门课。”“我知道，这样的孩子往往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我就更多地肯定他，观察他，在适当的时刻引导他，让他体会到成就感。结果，上了没几次课，他就对我说，‘芦老师，我特别想来上课，我都等你一个星期啦！’”说到这里，芦楠自豪地笑了。

芦楠的画室里收藏着去年一年级学生刚入学的《自画像》和他们一年之后的作品《拉根线条去散步》。两相对比，仅仅一年，孩子们的进步和成就令人惊讶。《自画像》的线条简单朴拙，有些构图都不完整，看得出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小脑袋里还没有那么多的内容。而《拉根线条去散步》不但色彩饱满，孩子们还能从自己信手乱画的线条中找到并进一步创作出特别有趣的图形——龙、天鹅、蜗牛、水母……

当然，艺术课的学习不会是孩子进步的唯一原因。个人的成长、其他科目的学习、家庭和社会的教育，都向一颗颗小脑袋注入更多的经验和启示，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孩子们在芦楠的艺术课上获得了展示和表达自己的机会，这既让他们快乐也让他们满足，更从中寻获了自信。

和奇思妙想“神同步”

带着孩子们在艺术里天马行空，非要有些持续的“灵光闪现”。还好，芦楠的“储备”足够她和这一颗颗不断冒出奇思妙想的小脑袋保持同步。

如果芦楠不说，恐怕没有人会猜到，她还是吹长号的一把好手。她不但能演奏长号这种沉重到往往只有男生吹奏的乐器，还一直是学生乐团的长号声部首席。听过军乐《长号在前》吗？上中学的时候，芦老师就在北京音乐厅的专题演奏会上吹奏了全篇。当时的指导老师就告诉芦楠，她算是那个时代北京所有学生乐团的第一把女长号。

各种艺术的形式都是相通的，音乐和绘画双修使得芦楠感知事物的时候更加敏感，她时常从生活里捕捉到饶有趣味的一瞬，收进自己的灵感宝库。有一次，设计四年级的冷暖色调学习计划，仅仅做色彩练习总是让芦楠觉得单薄。回家路上听着音乐，她突然来了灵感。结果，冷暖色调的学习加入了“音乐的导语”。孩子们先要听上几段音乐，分析和乐音相配的色调，然后起笔自由作画。那堂习作的成果还挂在芦楠的教室里——路边孤灯下的女孩，扇着冷暖两色翅膀的蝴蝶，环绕在高山顶端的流云……孩子们用笔记录下自己听到的颜色。

闲余时间，芦楠也经常外出旅游。江南水乡，滇黔古镇，是她特别喜爱游走的地方。向另一些人群的生活窥望，仿佛帮她叠厚生活阅历、累积想法的一座宝藏。“其实，艺术是很生活的。”她常常这样说。她也时常外出看展览。“别人的想法总能给我带来启发。比如看见有趣的雕塑，我就会想，这个能结合到我的课程里面吗？”

其实，不断吸收新知的愿望才是芦楠能够厚积薄发的根本。“上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很严厉地敲打我们说，你们不要混日子，要是想给学生半瓶子东西，你们自己就得有一瓶子，想给学生一满瓶子，你们自己就得准备更多。”芦楠说，自己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这番话，直到今天。

没有人不期待活出一番自在的人生。有些人向灿烂、激烈中探寻，有人向隐蔽世外求索。芦楠追求、也得到的是一种简单而安心的快乐，一种能够跟上孩子脚步的自在人生。这样一位真心愿意走进孩子世界的老师，怎么会不让孩子们喜欢呢？这是我们拜访她的画室无数遍之后得到的答案。

“几乎每个孩子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小的艺术家。我要做的，就是保护他们对艺术的这份敏感和喜爱。”

放学的铃声响起之后…

David Beare
教员主任

“鼎石式”学习并不止步于课堂，它也延伸至学校的重要基石之一 —— 寄宿制项目。这也是我选择在鼎石这样的寄宿学校进行教学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请随我来走近鼎石人的学习与生活方式吧。

去年秋天，一个周日的晚上，我走进中学图书馆，穿过一排排的书架，只为寻找隐蔽在一角的小会议室。因为，图书馆馆长宋景鸣盛情邀请我参加一场中西诗歌讨论会。虽然之前我也有寄宿学校的经验，但是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在一间明亮的房间里，一些鼎石社区的成员围桌而坐，有老师，有学生，他们齐声诵读着一篇篇诗作，认真地讨论着诗文的含义与创作背景，分享着中国著名诗人的一些故事。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面——无论是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学（Philips Exeter）、卢米斯查菲中学（Loomis Chaffee），还是霍奇基斯中学（Hotchkiss）——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的寄宿制项目以及我们的学校都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当然，适宜的物质条件奠定了一个成功的寄宿制项目的重要基础。鼎石的学生非常幸运，他们拥有空间宽敞、设计优雅的宿舍与舒适的公共娱乐休息区，宿舍离教师公寓也很近，每层宿舍走廊尽头都有教师居住。我们的教学楼与运动设施也相当出色。然而最重要的是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人们，是他们营造了这样一种鲜活的氛围，促进大家互相交流，分享智慧。那个读诗的晚上，有中学部的汉语语言与文学老师李海燕、裴路，还有宋老师以及十几名学生，他们让那晚平静的校园更显美好。

没有人要求他们在一个周日的晚上参加这次聚会——这不是作业，也不会有任何关于这场诗会的考试。他们聚在一起，只是因为大家都热爱诗歌，希望一起来探索其中的奥妙。这便是为何我和我的妻子 Rachael（她是鼎石的招生主任）选择在寄宿制学校工作的原因：只有当富有创造力、充满智慧并极具热情的老师、学生和管理人员愿意在课堂之外付出自己的精力，来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才华的时候，一所优秀的寄宿制学校才能给学校社区以发展、充实的无限可能。我可以确定，这是在鼎石当老师所能享受到的快乐事物之一。和这样一群教师与学生同住一个社区之中，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幸福。

作为教员主任，我也非常热衷于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而经验告诉我，在课堂之外的不同场合接触到学生，总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改善教学。当我看见一个学生在篮球赛上奋勇拼搏，或是在学校戏剧中热情投入，或是在自修时间刻苦钻研一道特别难的数学题，我都会越发了解他们的长处或是不足。渐渐地，作为老师，我们了解到学生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其他方面所坚持的信念与热情。有时候，在远足或购物行程中，我们可以和孩子们进行平等的交流，而非课堂上老师和学生那样的关系。学生可以经常看到老师，了解老师，他们才会更愿意在学业中往更深的领域探索下去，愿意在课堂上接受智力上的冒险与挑战。当他们感受到，老师是真心实意地关心自己以及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们才会茁壮成长，不再对错误感到惧怕。到此时，老师们便可以对这些思维开阔的学生加以严格要求，而学生们，也可以在学业中有真切的进步，而非总是一知半解。当然，任何制度的学校都可能会形成这样的氛围。但我坚信，一个寄宿制学校的社区会更快形成这样的文化，也会促使它发展得更为深远。

鼎石社区中也充满了乐趣。寄宿制学校对学生来说是一个无比美妙的环境，对老师亦然。大家都在餐厅一起用餐，与朋友和同事交流。晚餐后，老师们的孩子在中央草坪上跑来跑去，尽情玩耍，而大人们则可以聊聊天，放松一下。有一组老师每天清晨都会一起去游泳——他们称自己为“鼎石鲤鱼队”，这名字在英语中还有巧妙的双关含义，而另一组老师则会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相约去游泳锻炼。我们有老师自发与学生展开的乒乓球赛，有和朋友一起共享甜点的晚间聚会，有中西方老师聚在一起用中英双语讨论的读书会，还有学生对战教职员工的足球比赛——每一个活动都帮助社区的成员们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对鼎石的学生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将会长期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们周围的老师有智慧、有才华，愿意接近他们，给他们带来学业生活上的指引；老师们也热爱这所学校，致力于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打造一所辉煌的学校。

举例来说，想象一下：一个学生和几位老师一起去学校附近的一家日式餐馆吃午饭，讨论川端康成的《雪国》（这本书也被列在国际文凭大学预科项目（IBDP）的书单之中）。老师们聚在一起，共同研究这部作品的一些主题、意象与留白。坐在毕业于诸如北京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的教师中间，这一名学生也有一席之地：她当然会仔细聆听，但同时她也会提出想法，和其他人一起提问、欢笑。她也是这对话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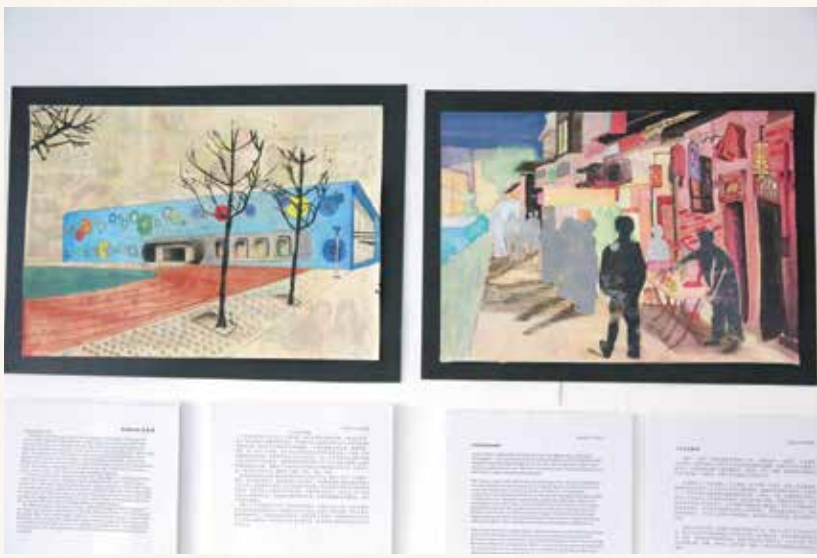
我认为，这就是鼎石最好的样子——包容、支持，并且尊重每一个鼎石成员的能力与才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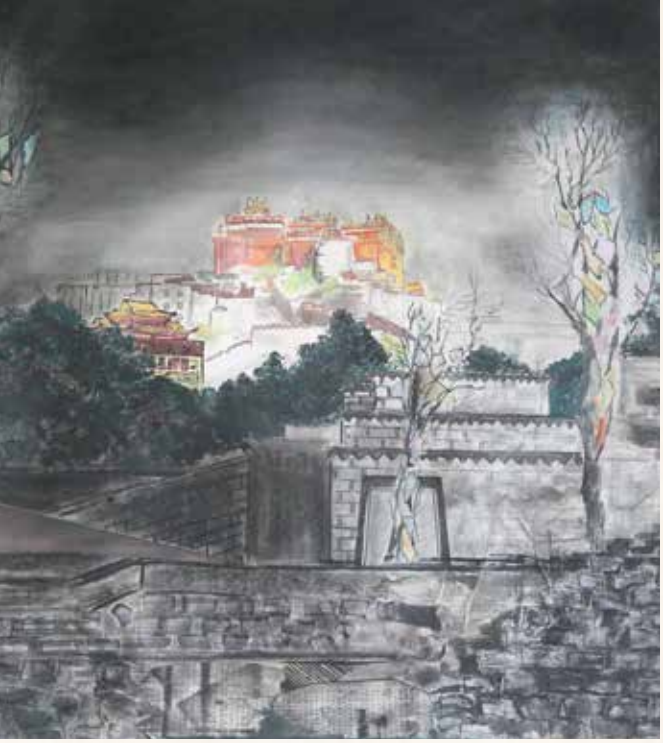
我们的寄宿社区能让每一位成员在头脑与情感上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可以和设计课老师 Baxter 在工作室里搭建投石车模型，和艺术家雷恪生交流表演的经验，在某个夜晚在图书馆里背诵经典的诗篇。生活在鼎石，给予学生和老师的是同等宝贵的财富。这也就是寄宿制学校的教学艺术：我们致力于发现、发展最好的自我，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互相扶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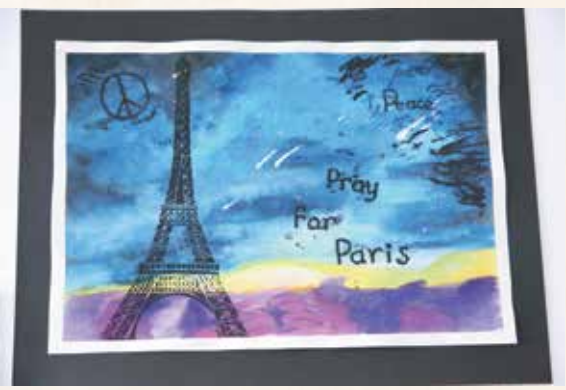
Outdoor Stage
Clubro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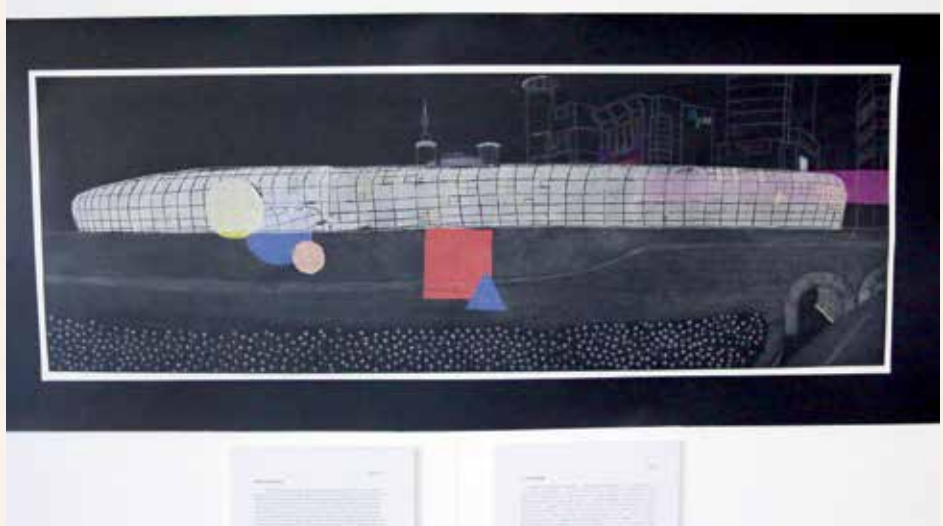
紅樓夢

心想事成
珠联璧合
凤落梧桐梧落凤






Pray
For
Paris



比起父母的期待，孩子的梦想更重要

当您的孩子第一次拿起画笔，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画下一些线条和颜色时；当孩子第一次随着音乐扭动起来时；当孩子按着琴键，第一次弹出一首完整的曲子时……作为父母，在满心欣喜的同时，谁不曾在心里暗自畅想过，自己的孩子是否是个绝世的艺术天才？将来成为画家、舞蹈家、音乐家等等，或至少也应该拥有异于常人的天分与才华？

然而，当家庭中真正出现一个有艺术天分的孩子时，作为家长，如何权衡兴趣与学业之间的选择？如何保护孩子的天分，给予支持，不过分拔苗助长，亦不掐断这棵艺术新苗？在孩子的梦想与家长的期待之间，应如何抉择？本期“家庭画像”栏目，我们邀请“绘画达人”、鼎石十年级的学生徐子棋与他的父亲徐师军、母亲李树剑一起来与我们谈谈关于孩子的艺术教育，以及艺术所给予孩子的丰盈人生体验。

徐子棋，因名字谐音，自取艺名“橘子皮先生”。自幼酷爱美术，读书尤爱漫画，偏爱西方古典艺术，希望将古典绘画技法、幻想艺术及漫画技法融于一体，创造出完美的作品。他每日笔耕不辍，乐在其中，将临摹与自我创作结合，画风亦自成体系，已自行出版作品集《徐子棋的图画本》。

徐子棋的父母共同供职于内蒙古的一家上市公司。父亲徐师军在公司任董事，副总裁。母亲李树剑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我们看到，徐子棋在艺术上的表现非常突出。您们当初是如何发现并鼓励他发展自己的才能的?

父亲：多看多体会。很小的时候，挑选优秀的国内外绘本、漫画作品、经典的动画片给他看，多到大自然中去体会自然之美。再大一点就走出去，到各大艺术馆、名胜古迹去游历，包括法国卢浮宫、蓬皮杜现代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艺术馆、798 艺术街区等，徐子棋是这里的常客。提高他对艺术的鉴赏力。

多肯定，不干扰。充分肯定孩子自己所创造的想象空间与作品内容。对孩子的作品表示关注与欣赏。耐心聆听孩子对作品内容的讲述，帮助补充对作品的描述。徐子棋画画时非常专注，孩子画画时不插话，不评论。

鼓励他参与学校社团活动，过去三年来，由他组织的学校“神来画社”是学校小有名气的社团组织。

能否分享一下，徐子棋学习艺术过程中值得回忆的瞬间，从他学习艺术以来，艺术是否为他创造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机会？请举例说明。

母亲：徐子棋三岁时，看动画片《鼹鼠的故事》，看到喜鹊偷走了鼹鼠捡来的绿宝石项链，鼹鼠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以后无比哀伤的情节。我无意中看到子棋眼里含着泪花，默默地忍着。我发现这个孩子对世界的观察非常入微，情感很细腻。于是给他买来画笔，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孩子陶醉在绘画的世界里，乐不思蜀。他用画笔来表达他对外界的认知，在绘画中抒发情感，缓解压力。他很小时候画的水粉静物就被老师大呼“不得了！”“我教不了他了！”后来由于学业紧张，忙里偷闲，自己自由地画些东西。

徐子棋的作品中，泰坦尼克号轮船主题、蒸汽火车、第三帝国人物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为了画好这些题材，他特别研究了相关历史资料，对蒸汽机车的历史演变、希特勒的纳粹历史、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可以说了如指掌，甚至对泰坦尼克号船体结构、真实人物以及不畏牺牲妇孺优先的绅士精神如数家珍。他还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了一个性格独特的幽默的船长人物，并根据历史片段推出了名为“新世界”的连环漫画。

对于喜剧大师卓别林作品的酷爱，让徐子棋又多了几分幽默感和使命感。他画的卓别林惟妙惟肖，还真有那么点感觉。

父亲：子棋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环保主义者，环保意识异常强烈，随地吐痰，乱堆垃圾他会表现出强烈的嗤之以鼻与愤慨，因此他的作品中环保机器人瓦力、垃圾车等内容非常丰富。

从您来看，学习艺术对孩子有哪些好处?

父亲：有人说，追求艺术是源于美好的内心，这句话我们是非常认同的，徐子棋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孩子，天性腼腆害羞，内心丰富自由，艺术特长给他带来了自信力和动力。通过艺术学习，陶冶了情操，看到了更多元的世界。培养了对美的鉴赏能力和自由的天性。

请您回想一下，为什么会选择鼎石？有哪些特质吸引了您与您的孩子， 徐子棋是否参与了做决定的过程?

父亲：我们这一代父母，事实上是基于传统与现代意识结合最为密切的一代人，从小既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又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鼎石的中英文沉浸式教育、培养学生具有中国底蕴和国际视野的教育理念，以及中国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的办学理念，与我们不谋而和。鼎石立志成为中国的世界学校的战略方向，让我们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鼎石。

徐子棋是一个内敛、安静，但内心丰富的孩子，他崇尚环保，从小出国的经历，使他广泛接触西方的文明和进步。一次鼎石学校的开放日游历，触发了他在这里实现梦想的想法；第一次面试由于语言问题，他被列入待定名单； 他主动选择寒假离家 20 天独自一人在新东方补习英语；暑假为进一步了解鼎石课程积极参加夏令营活动；作为父母我们吃惊于他对进入鼎石的那种坚决。半年里他精心策划和编辑了自己的漫画作品集，最终鼎石选择了他。

徐子棋：我之前在内蒙古农大附中上学，来鼎石也是父母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学校考察之后，父母让我自己选择。在来鼎石之前，《鼎石志》我看了不下 50 遍，鼎石所提供的课程设置和丰富的活动深深吸引了我， 我对视觉艺术和人文课、中文课尤其期待。

您认为，鼎石的教育模式对您的孩子未来发展，会有哪些帮助?

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还是为了取得成功而刻苦努力？事实上，这两种命题在孩子教育中是有不同争论的。我们认为鼎石的教育模式更倾向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让孩子不断地去修正昨天并不完美的自己，潜移默化中教育孩子不断成长，从期中成绩报告中已得到很好的诠释。我们和孩子一起去研究评估报告，让孩子认真分析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听听孩子自己怎么说。学会自省，方能自强。我们常常与徐子棋讲：要与自己的过去比较，不是去和他人比较。只要你用心思考，讲求方法，一点点进步，距离自己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近，去努力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本身就是快乐的。

父母的期待是美好的，但孩子自己的梦想其实更重要。心灵自由地背着画板去闯世界或许是他最大的梦想吧。

作为一名寄宿学生，就您的观察看来，从开学到现在，徐子棋有哪些成长与变化？ 您们希望他通过鼎石的寄宿项目学到什么？

父亲： 最大的变化就是独立——独立的思考，独立的管理自己的衣食起居。当我看到他第一次将洗干净的校服挂在衣橱里时，还是有些小激动，尽管衣服上有一股洗衣液的强烈味道。还记得他津津乐道地与我们分享他的第一场关于“鲁迅文章是否载入中学课本”的小组辩论赛，尽管他所在的小组输了，但我能体会到他独立思考所带来的愉悦。另一个变化就是懂事了许多，过去的徐子棋是不大懂得照顾人的，几个月的寄宿生活，突然感觉这孩子长大了，给他妈妈拎拎包，给所有在座的长辈倒倒水。尽管只是细节，但我想也是润物细无声吧。

我期待鼎石通过寄宿教育培养出独立，人格完整，懂得关爱他人，团结协作，拥有集体荣誉感，明白感恩的一群孩子。

作为家在外地的家长，您们平时都怎么与孩子取得联系？如何跟进他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业表现？

母亲： 基本是下午课后和9点至10点期间微信联系，徐子棋初到北京独立生活，他还是个正在青春期的孩子，我们想家庭的关爱和温暖还是必不可少的。呼和浩特到北京只一个小时飞行时间，所以我们尽量都会到北京陪他度周末，听他讲讲学校的学习情况、新鲜事、小苦恼什么的，一起聊聊天，陪他去看看画展等。

父亲： 我们希望与指导老师及任课老师保持较频繁的联系，最好每半个月能够收到老师的邮件，及时了解孩子在校学习和生活状况。或许老师认知孩子还需要时间过程，目前他的学校生活更多的来自于孩子与我们的交流。我们发现学校在寄宿生管理上相对宽松，我们积极与寄宿总监取得联系，提出意见和建议。

有些家长会在孩子兴趣发展与学业发展之间难以抉择，请问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父亲： 我们认为由兴趣引发的学习动力比功利的目标引发的动力会更持久更有力。关键是引导，徐子棋相对不是很喜欢学习理科，有时候也会由于成绩不理想有些偏激地认为艺术家不是全能的。我们首先是去理解他，通过与他不断地沟通，让他明白知识是相通的，但又不可操之过急，只能用先易后难的方法培养他迎难而上的毅力，让他相对均衡地发展。

对于像徐子棋一样具有天分的孩子，对于如何培养他们，您对其他家长有什么建议？

父亲： 世界是五彩缤纷的，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去发挥他的长处，懂得容忍他的短处，启迪与解放孩子，帮助孩子发现自我，享受因兴趣所带来的快乐。同时也真心希望鼎石能够为孩子们提供激发创造力的环境，用开放包容的心态和行动，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有力的组织者与引领者！

“橘子皮”的艺术之路：未完待续……

在徐子棋随身携带的速写本中，有一幅他个人非常钟爱的画《历史与未来》，在这幅画的旁边，作者这样写道：“这是我首次尝试粉彩绘画，效果不错。”画中是形成对比的两种船。画的下方是在墨黑的海面行驶的泰坦尼克号，代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的蒸汽轮船；上方的庞然大物是未来的宇宙巨轮，象征着“我们的过去及对未来的展望。”

这幅精彩的作品和深刻的解读竟然都出自一位自称“橘子皮” 的少年、鼎石十年级的学生徐子棋之手，其绘画风格之古典、技法之成熟、想象力之丰富都令人赞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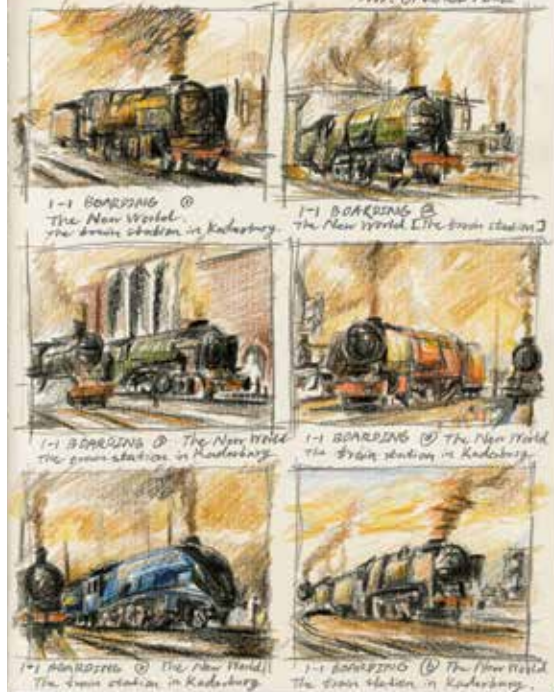
据他的父母介绍，徐子棋从小就酷爱美术，在他最开始学习绘画的画室中，除了专业艺考的书籍之外，还有很多国内难得一见的国外漫画、插画类的艺术书籍。他经常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也开始学着慢慢模仿起来，这也正是他打下绘画技法基础的地方。此后，他师从内蒙古当地一位画家，继续学习绘画。

在与徐子棋的对话中，我们发现，这位戴着眼镜、寡言少语却又语出惊人的少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敏锐与深刻”。

“我不喜欢当下流行的东西，我还是更欣赏那些经过时间证明，真正经典的作品。”而这一观点在他的作品中也显而易见，他的灵感大多来源于国外漫画作品、历史书籍或电影。在父母帮他出版的书《徐子棋的图画本》中，他创作 4 大主题：他最爱的电影《机器人瓦力》系列；根据电影大师乔治 • 梅里埃先生的电影《新世界》创作的漫画系列；“拾珍集”则收录了他所钟爱的蒸汽火车、轮船以及随手创作的一些人物漫画；书的最后一部分，则收录了他早期创作的漫画《垃圾车的一天》，呼吁大家关注环境。

他的作品充满想象力，但这想象力也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凭空捏造出来的。例如，在画泰坦尼克题材时，他就曾搜集泰坦尼克的相关资料、电影、书籍等等。徐子棋说，“虽然说艺术创造是基于想象，但是想象也要有基本参照，所以我会去研究历史，而且要研究、理解得非常透彻才行。”

这种钻研的精神不仅在绘画创作上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对于平时在学校的学习，尤其是文科的学习也大有裨益。他说：“在人文课和中文课上，如果我碰到了我感兴趣的话题，那我基本就基于理解进行记忆，而不需要死记硬背。而在写作方面，写作强调观察与描写，经常画画的人的观察力会比一般人更为细致；而且，当我们写作时，我的脑海中出现的是要描写的对象的画面，而我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画面转换成语言文字，这对我的写作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



不仅仅是书本，平时出去旅游，比起照相机，他更喜欢带着本子，用画笔记录触动自己的瞬间；有时候，回家之后还会根据速写的内容进行再次创作。他的父母也尽量为他创造艺术熏陶的机会，每次放假都陪他一起去国内外的博物馆、美术馆参观。

在《徐子棋的图画本》这本书的最后三分之一是空白页，不知是为他排版这本书的妈妈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但这些空白如同中国山水画中的“留白”，给予人无限的遐想。我们期待着看到他的更多作品；我们也期待他在鼎石有更多的成长；我们也想象这个小艺术家的未来之路，如同这本书一样，未完待续，让人充满想象……

李小平：“用一颗平稳而不焦躁的心面对传统”

“飞烟顿起，迷雾漫漫，排云驭气，入地升天……”当喜神穿梭于静止的偶人间，他们有了生气，由偶变人，且被赋予了名字——伶人，在戏里说起了故事，关于戏神、关于戏——这是伶人三部曲《水袖与胭脂》的开场白，一语道尽“太初有道，道与戏同在”的因缘起始。

他，曾是一名京剧武生，“如小和尚般”在梨园修行十余载；从戏校科班出身到台北艺术大学导演系硕士；从京剧演员“李胜平”到戏曲金字招牌导演“李小平”；从传统戏曲的传承到“润物无声”的现代情感解读；他的作品看上去很传统，却在不经意间挑拨你的神经，冲击你内心的防线……不经意间，你已被深深打动，于是你也成了戏的一部分，而这也竟是导演的“设计”本意。

本期《鼎石志》教育大视野栏目特邀台湾文艺奖得主、台湾国光剧团知名戏曲导演李小平先生与我们聊聊他的“戏梦人生”，以及传统在现代语境和生活方式下应如何自处、与未来共生。

戏曲“鬼才”的戏梦人生

九岁习戏；为了完成传统戏曲舞台的角色表达，曾流下数万升汗水，十余年专注于传统戏曲训练完成身体“第二天性”的养成；二十多岁开始转向幕后制作的领域；走进大学课堂，研习西方现代剧场的理念，再度审视自己多年的积累与沉淀。如今，五十二岁的他，返璞归真，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界再次出发，不问传统或现代，无分继承或创新，但求做一场好看的戏曲，以飨戏迷……你且听，且看，且享受。

《鼎石志》：现在的您，是否还能回忆起与艺术相逢的初印象?

现在回到我与艺术相识的初始点，在我开始学戏时，我并不具备认知传统的年龄，我觉得它本来就应该一直在那里，它怎样入到骨血里，怎样形成一个传统基底，在我脑海里并没有这样的过程。我现在回想过去，也无从辨识哪个时刻或契机触动了我，引发我走向艺术……

从九岁到二十岁之间，我就像个庙里修行的小和尚，心里没有一丝杂念的专注于演练各种身体功法。幼年的整个养成期是来自于科班的戏曲正统教育，一直到青年阶段开始对现代剧场有所涉猎，之后在现代剧场的领域里面不断的被触动，开始从一种更当代的人的审美观点去看待传统与古典。长期基于这样的一种视角去看待传统，长期以这样的一种审美观点去关注传统如何在一种不那样刻意或做作的方式去展现出属于现代的趣味。

二十多岁开始，我从表演慢慢转型往幕后制作的领域，便开始重新检视这些经由训练而变为“本能”的惯性，这些对我而言再熟悉不过的事物，竟然开始因为几个角度的不同而变为陌生，然后渐渐有了全新的观点。一项非常陈旧的事物，在换了一个不同的思考起点后，竟然变成了全新的事物，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转变过程。以前传统教育所给予、所提供的一切都是那么合理，没有任何怀疑，但在接触现代剧场后，内在对艺术的辨识性格开始有了反叛，一种思辨的精神被启发了，而这份思辨是根源于现代剧场在戏剧本质上所提供的脉络。我觉得运用现代剧场的脉络，并非是刻意去区隔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就表演艺术领域而言，同样用“剧场”这个媒材叙事，其实有着对于表演法则的相同要求，我姑且将之称为“剧场”的共通性，一种本质的存在。

《鼎石志》：对于外界称呼您为“鬼才”，您有何看法?

在台湾，“鬼才”是对从事创意的人士的一种褒奖。说真心话，年轻的时候，被外界称为“鬼才”，开始获得外界承认，还是蛮享受的。慢慢地，发现“名实不相符”，会有些惭愧。其实，创作这件事有起有伏，当自己没有灵感的时候，就会希望自己头上的光环离自己越远越好。现在对这些看得很淡，不以为然。总体来说，对外界的评价，就是经历这样矛盾、继而归于平淡的过程。

戏曲创作：从“虚拟写意”到“象征内涵”

作为宝岛台湾戏剧界的“旗手”——李小平所在的国光剧团自创团以来，出品的戏剧作品在尊重戏曲传统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创新，赋予古老的戏剧全新的面貌。国光剧团出品的戏剧作品不仅在台湾掀起经久不衰的“戏剧热”，更是在国际戏剧舞台屡屡斩获艺术大奖 。

与李小平合作多年、国光剧团编剧王安圻曾撰文精准地描述了李小平与众不同的戏曲导演风格：“李小平导演对剧本的解读不限于外部情节，指导演员时也由内在启动其表演，不仅对每位演员进行人物阐释、心理分析，并逐一个别教导由内到外、由情意至形体（以戏曲程式为依归）的表演方法，将他所掌握的剧本总体核心精神，提炼为视觉画面，要求舞台、灯光、服装各部门共同朝此方向进行总和

与相乘。更难得的是，传统戏曲舞台虽以‘虚拟写意’为本质，但未能体现‘象征意涵’。李小平却能在近期的几部大戏里，鲜明又协调的把戏曲舞台从写意推向象征。‘内省式’视觉思考，使戏里的人物情思与剧本的人文精神，更形深化，更加彰显。”

《鼎石志》：传统的戏曲舞台，向来是以“演员”表演为核心，几乎没有导演和编剧这两个行当。就算和演员相比，也处于极不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现代剧场观念被引进传统戏曲界，导演和编剧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传统的发展是一个去芜存菁的过程。我相信即便没有我们今天的对话，传统依然在那里。只是你的眼睛如何去看、如何去用、去提供诉求。 它传统，但它并不老旧。

身为一个导演，我学会让观众去用当代的情感去看待传统，这是我的责任。 我自己在真正导演创意的时候，我的选材、所有创意的源点，体现出来的时候要绝对的高度聚焦，不能为表演加乘，或不能依附在传统无形的观念里，都要拿掉。

创作本来就是有法则的，有条件创作比无条件创作要难。我知道坊间有很多导演把传统当做元素，当作某种语言的象征，以体现我的观点为前提。作为一名曾经的京剧演员，我也曾这样练过一个钟头，我知道这个东西长进去，有多么辛苦，多么需要被爱惜。

还是《梁祝》的故事为例，如果换一种方式来演绎这场戏，但我把它放大到剧场空间里的一个载体，大量地运用隔纱、层次，使得虚实之间有了硕大的距离；场上蝴蝶飞舞，演员被蝴蝶牵绕着，奔跑着，寻觅着，百转千回。观众看戏的镜像永远是宏大的场面、长焦的视角，以此满足观众在感官上的领受。然后呢？演员只是作为背景音乐出现，唱着他们那么微弱，寻觅彼此的声息，在舞台上永远被掩盖在宏大舞台景观下面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最后，这场戏呈现出“手段化去形塑，观念强过表演”的效果，这就是“树大，便是美”的迷思与误区。

在我们的新编昆曲《梁祝》中打动观众的那场戏“痴梦乍醒”——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人在梦中举行婚礼，为彼此装扮。这场戏，你可以理解为概括故事内涵而营造的氛围。好像有一点语言，又有那么一点距离，演员的歌舞才是观众唯一需要去解读的。偶尔那个追光提亮的时候，两人在那里缠绕着，场上的红白拧绳那一刻特别亮。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山伯要为英台盖上盖头时，又没盖，两人含羞着，这时你就会莫名地很想哭……这就是内在统一性，让观众用自己的故事与心情去理解它。而我，更宁愿做这样的戏曲。

我常讲，现代剧场里不缺导演李小平。但传统剧场里，李小平能做些事情——我一向如此自许。

《鼎石志》：在谈到传统艺术创新的时候，似乎跨界已经成了一个躲不掉的概念。面对跨界时，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舞蹈，现代音乐，电影，西方戏剧，音乐剧）都提到——愈想要创新，就愈要从传统中摄取养分。您是否持同样的观点？您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

从骨子里来说，我从未把传统等同于“老”，所以我也不曾标榜“创新”。我一直以来所做的就是让它们自然相融，因此并不存在标榜现代，如何去跨越等问题。

对我来说，传统就是一个“宝箱”，里面的小抽屉里分门别类地放置着不同的“宝物”。我曾经不断地在演讲中提过，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典宗法，你要把它当包袱，它就是你的限制；你要把它当养分，它就是你的底蕴。

其实在中国古典的创作法则中，本就存在着极其自由的叙事方式，老祖宗用文字架构出了一种抒情造境的美学基调，而戏曲正是从这样的抒情造境与抒情美学当中所延伸出的表演形式，水袖的舞动是抒情的，它的时空跳跃、移景写情都是抒情的，甚至扩大来看，中国的书画、雕刻、书法皆如此，在美学表达上，可以说中国人是一个讲究意境叙事而非情节思考的民族。

摊开历史来看，中国古典的美学法则是相当自由的，而西方剧场又没有什么是不能尝试的，任何形式、题材只要依归在剧场里来叙事，立即就能形成一个说故事的场域。后来在整理自己的理念时，发现“西方”架构了我的观念，但使得每个角色有血有肉的，还是古典中国美学。这其中没有谁比较重要，而是互为借鉴、互为支撑。在互相取法下，传统不再因为时间的距离而显得遥远、迂腐，而戏曲的现代表达又不会让熟悉这项艺术的人感到不自在，因为它的“现代性”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于内在的情感观点触动到了现代人的心灵。

其实，你所提到的文学、舞蹈、音乐、哲学、审美 …… 可以诉求于任何载体。戏曲本来就有它的发展，学术上称其为“流变”或“现在进行式中的正确性”，它的发展一定是在有序滚动的。在这种前提下，每个事情都有它吸纳观点而形成的质变、或形变。

我们回过头看昆曲，它在 600 年的历史中是有诉求的，而非自娱自乐。一旦你有诉求，你就必须在意客体，开始形成质的变化，形成戏剧观的滚动发展。虽然它的改变似乎不像多元世界的冲击这么大。我们再看昆曲，昆曲的市场化也有“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的戏，更生动活泼，这就是迎合“俗”的一面。放眼去看世界，日本能剧、歌剧也好，都有这样的情形，这就是在发展中的必然需求。

昆曲 600 年，京剧 200 年的历史，没有什么能“宗其一脉而永续”，所以我把这个事情看得很淡。

艺术，能给予我们什么？

《鼎石志》：在鼎石，我们的创校三座基石之一就是“中国主线”，我们希望所培养的中国学生能以我们的文化引以为豪；国际学生能深入学习了解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与未来；而您也一直致力于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了解传统戏曲文化。对于年轻的一代学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理解与学习传统文化，对他们自身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其实刚才所有的表达，我觉得已经足够。你们鼎石立校的宗旨，我们一起在鼎石做这场沙龙，最后收获的有意或无心的反馈，都在说明“传统”正在被需要。对我来说，只想化解年轻一代对传统的误解 。

中国美学本来就很空灵，只是我们在近代失去了太多东西，现在这些东西都慢慢回来了，却反而很急切，都试图说服大家自己是好的，但却没有一个东西是“透”的。其实这种时候，反而需要我们安静下来。

与我而言，这是传统，但也没办法再回到被量化的主流市场，不可能。承认吧。我也会很期待像你们的学生长大会是什么样，传统就会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继续传承下去，会产生新的生命力量。

《鼎石志》：那么对于外国观众，他们也许不了解昆曲，但每个国家都有其代表性的戏剧形式，这其中有些东西是共通的。如果，我们邀请您向外国观

素描李小平

十九岁，毕业于陆光剧校。二十三岁，入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求学；1995 年荣获中国文艺协会戏曲导演奖；1998 赴法国亚维农艺术节演出，导演京剧《美猴王》；2003 年进入台北艺术大学剧场艺术研究所深造；2009 年高雄世运会开幕式演出总导演；四十七岁，成为第十五届国家文艺奖得主。

作品：
2002 作品《阎罗梦》获第一届台新艺术奖“十大表演节目”及电视金钟奖
2004 作品《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获第二届台新艺术奖“九大表演节目”
2006 作品《三个人儿两盏灯》获第四届台新艺术奖“评审团特别奖”及电视金钟奖
2007 作品《金锁记》获第五届台新艺术奖“十大表演节目”
2010 赴中国四川省川剧院执导“巴蜀鬼才”魏明伦作品《夕照祁山》，深受肯定

众推荐昆曲，你会如何推荐?

如果你要让我说，我会固执地像在鼎石的昆曲沙龙一样去介绍，我会坚持让观看者自己去联结他所在的文化背景。

原先，刚开始自己去国外演出，那时也缺乏国际交流的自信。到英国去演《麦克白》的时候，也曾因为中间太安静反倒让自己不安，担心他们不喜欢。可是你永远在幕间的空隙，灯光暗下之后，以及最后结束谢幕的时候，听到最热烈的掌声，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麦克白》的演出的地点当时在英国皇家剧院，所有演员出来谢幕的时候，他们就从舞台上面开始洒鲜玫瑰花，你“以为”只是意思一下，该停了吧，该停了吧，该停了吧……可是鲜花就这样一直洒，落在你的脚边，那么宽，那么高，直至洒满整个舞台。最后，你被尊重到就自己都哭了。剧院的负责人说，这是对你们的演出的最高礼赞，洒再多的鲜花，也值得……就这样，鲜花还在一直落下。之后，我曾在1998年法国亚维农艺术节导过《美猴王》这部戏，整场戏100分钟，谢幕也谢30分钟。

后来，我慢慢开始去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学着对观众报以诚挚的接纳，感谢观众信任我的价值。在谢幕的最后，就含笑着，注视着在场的每一双眼睛，回应他以最诚挚的交流。

《鼎石志》：最后一个问题超越传统，超越中国，我们只谈艺术。在李安的电影里，有一个场景：一艘夜航的小舟在墨一样的海面上安静地停着，天上的银河和海里发光的水母组成了一个恢宏的天地，船上的孩子抬头仰望，他说他仿佛看见了神。艺术，是用来与天地人神沟通的，它就是那片星海，是一种生命的力量，牵引着人类从洪荒走到今天。您觉得，艺术对于人类而言，应该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李：无论是情景式的描述，或是依托电影已有的铺陈进行的阐释，艺术对于我们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它就是在你最无助的时候给予你依托。它会告诉你，生活中的那些苦恼暂时可以忘掉；你所坚持的那些，也是被认可的；也许你在现实生活中不值一提，但艺术会让你忘我。在艺术中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就像李安电影里的那个空旷的、天地独我的场景所传递的讯息一样，你知道你还有点方向，你会找到你的存在感。

在西方，从事艺术的人多是因信仰而参与。中国这个社会到现在为止，投身于学戏曲的孩子，十之八九是贫困的。就我自己来讲，其实我也不是个生命历程很顺遂的人，哪怕直到今天，我还是有很多自我虚无感。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所做的事，我才能感受到我所具有的价值。

我诚心地说，我从来不把我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当什么神圣工作来看。也没想过一定把自己说造的多么伟大。这些让日后的后人去评说。现在对于我来说，能够把自己经过沉淀后的情感理解加诸于戏曲之中，冥冥之中形成某种精神力量，向观众传递，就已足够…

后记：

《中庸》开篇有曰：“率性之谓道”。在李小平的作品中，你能看到成熟达练的风格；深刻独到的情感内涵；在他身上，似乎总有一种“身可安居，却始终在心里寻找原乡”的虚无感……或许这就是道家所说的“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境界。

传统近年来似有复兴之势，戏曲也随之再度繁盛起来；老祖宗的智慧在一代代戏曲人口中传唱下来，又不断赋予当下全新的意涵。如同李小平所说，传统是一个宝箱，那些宝物已被安置妥贴，放在戏里。我们要做的，就是敞开自己的身心，去找寻、去破解那已传唱几百年，藏在故事之中的秘密。

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的不朽时曾所说过：“……我们已经说了那么多话，以至看来好像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艺术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永远让人类的精神探索不断向前，永不止步……”

（本文部分参考引用李小平口述文章《戏曲导演纵横》一文）

带孩子去美术馆，
你也可以这样
和他谈论艺术 ……

刘媛
市场及传播总监

这是我们在鼎石微信平台推出的特别专栏《教育理想国》。在鼎石市场及传播部总监刘媛写给多年挚友晓薇的信中，两位女性好友通过书信真挚交谈，分享关于子女成长、为人父母、教育及人生的感悟和思索。

“在忙碌的今天，艺术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本期信件中，刘媛女士与我们分享了“艺术”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表达了自己的期盼：“我希望，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孩子，我们都应该能够时不时的、给自己一个静下来仔细体会自我感受的空间。慢下来，让我们的眼睛看到美的东西，让我们的耳朵听到美的东西，让我们的心灵能够感受到美的东西。”

也许，你也有同感，或有不同见解，欢迎您留言与我们讨论、分享。

亲爱的晓薇，

只是一瞬间，秋天就悄悄地回来了。这几日每天走在渐浓的秋意里，心都是喜悦的，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秋日的气息。你最近有什么计划？是不是也像其他的父母一样，在为周末和假期中带孩子参加什么样的活动而大伤脑筋呢？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兴奋地计划着带孩子出国旅行，在异国风情和美景之中洗去被囚禁了一整个夏天的倦怠和萎靡，想起来就让人心动。

作为父母，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家门，去看世界。但是，孩子们应该怎样认识世界？是看世界地图？读世界新闻或外国小说？看电视里关于世界的报道？或走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去体验风土民情？……这些都是不错的方法，但并不仅限于此。如果你愿意，这个触手可及的世界并不在别处，它就在我们身边，它就是被我们一再忽视遗忘的美术馆。

关于美术馆对于一个国家的美育教育应承担的角色和作用，著名艺术家陈丹青先生曾在他的书中这样解释道：“美术馆不是挂几幅书画，摆几件文物的地方，也不完全是开展览的地方。美术馆、博物馆顶顶要紧的，是它的文化形象，是它的社会角色，是它的教育功能。美术馆，是一本活的大百科全书，因为美术馆的对象不仅仅是艺术家，而是所有人。”

我们今天如何才能让孩子们“始终”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他们将如何看待“过去的艺术”和“异己的艺术”，并从中确认自己一生的文化品味？他们将如何定义美、欣赏美、创造美？他们将如何获得康德所说的关于美的“无目的的快乐”？在遭遇“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的境况之时，他们如何能够在艺术和自然之美中安然自得地“生活在别处”？有的时候，看似简单朴素的能力，往往需要我们花费一生的时间去获得。

美术馆或者博物馆为什么是适合孩子们学习和体验的绝佳方式，我想，其实大可归结为两点。 首先，美术馆尤其适合设计孩子们的学习体验，而这些体验突出了有效学习的两个基本特点。一个特点是主动学习，即研究人们参与学习体验时的习惯；另一个特点是个人动因，即考察学习者掌控自己学习体验的方式。

主动学习即发生在人们打开思路、与眼前的信息和体验产生互动之际。在美术馆里，在大人的指引和帮助下，孩子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和喜好选择游览时间，既可以自己阅读墙上的文字，也可以选择语音导览；既可按推荐路线观展，也可以自定参观行程。在这样一个由家长和孩子共同设计的学习体验中，很多时候，当他们就艺术作品提出自己的问题，对自己的观点和印象进行思考，做出自己的鉴赏判断，形成自己的解释，寻找作品与自己的联系等等，这些行为都可以被称为“主动学习”。

在美术馆，主动学习和个人能动性也是相辅相成的。你会发现，当孩子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学习过程时，他们常常能找到开动脑筋、发挥才智的机会——这样的情形在充满了启发性事物和体验的环境下比比皆是。

当然，并非在美术馆里学习的每一刻都是、或者“应该”是主动的。有时“被动”学习也是非常有效的。例如一个参观者站在一幅画前，让精彩的画作冲击自己的心灵，全身心地沉浸在震撼之中，也是非常美妙的体验。其实，当人们有机会主动思考和体会眼前的信息和体验时，哪怕这些学习机会中偶尔穿插着被动的接受，所获得的知识和感悟在记忆中保存的时间也会更久。这是关于认知的一个基本现实，在学校和博物馆都是如此。

所以，跟孩子一起参观美术馆是一种有意义而又有教益的活动，家长总是乐于为之。不过，踏进美术馆大门之后，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从高中毕业之后（或者更早），我们其中的很多人，就可能从没上过一堂美术课，更别提什么艺术鉴赏方面的专业训练了。很多家长恐怕也不太清楚该如何像讲绘本或者闲谈

一档热播电视节目那样跟孩子谈论一场展览。

那么，一旦来到美术馆，如何才能好好启发孩子对艺术进行积极地思考和讨论？艺术家、社会学家并在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担任教职的 Eve Ewing 教授曾经提出了六点想法来帮助家长以艺术为纽带，与自己的孩子沟通交流。

赋予孩子们“主导权”

问他们“你想看什么？”，或者说“带我去看看你想看的画吧！”让孩子在美术馆自由考察一番，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你在这儿都看见什么了？”或者“你发现什么了？”——这是简单而有效的开场白。

让孩子主动描述自己的所见所感

你可以用游戏的形式鼓励孩子把自己看到的东西详详细细描述一番。“咱们假装（给奶奶、阿姨、朋友）打电话，给他们讲讲这幅画。他们看不到画，所以你得细细地讲，什么也别漏掉！”

让孩子们做开放性的比较

“这幅画和我们刚才看的那幅是不是很像？还是根本不一样？从哪里看出来的？它是不是让你想到你平时见过的什么东西？”如果是具象作品（描绘现实中的人、地点或事物），你还可以让他们进行具体的对比，例如：“看这两个人脸上的表情，你觉得他们这时的心情是不是一样的？”“这些人穿的衣服像我们的衣服吗？”“这幅画画的是画家住的地方。它看起来跟我们家窗外的样子像不像？有什么一样？又有哪里不一样？”

鼓励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情感反应

“看着这幅画有什么感觉？画里的哪些地方让你有这种感觉？”跟孩子强调，艺术并不一定总是美好的，看一幅画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包括悲伤或愤怒）。

引导他们注意创作媒介和手法

“你觉得艺术家是怎么把它做出来的？你觉得他们用了什么工具？”对于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你可以让他们看美术馆的作品标签，上面通常介绍了艺术家的姓名、作品名称以及创作媒介。

鼓励孩子们像艺术家一样思考……

可以想象眼前本来是一张白纸，如果你就是那位画家，你将如何来创作这幅画？这种以“站在艺术起始源头”的角度进行虚拟创作，久而久之绝对比孩子们走马观花的方式收获更大，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在“吸收信息”，而是“直接连线到最原创的大脑”。 当孩子们学会以创造者的视野去揣摩、推敲、欣赏现有的艺术作品时，她们将会在身边的万事万物之中看到更多的可能。

> 你会发现，当孩子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学习过程时，他们常常能找到开动脑筋、发挥才智的机会——这样的情形在充满了启发性事物和体验的环境下比比皆是。

看到这里，是不是已经更有自信能够为孩子制造一次印象深刻的艺术之旅了？引导孩子跟自己谈论艺术不仅是让他们用心体会眼前作品的好办法，也是让他们跟你打开心扉交流的绝好机会。这周就带孩子去参观美术馆吧，一边看一边跟孩子谈谈你们一起看到的美好。

顺祝秋安，

你永远的朋友，

媛

如果注定 与众不同，
为何选择 随波逐流？

加入鼎石，让孩子从此脱颖而出

嘉奖未来的领跑者，我们提供两项奖学金：
创始人奖学金和“君子”奖学金

关于奖学金申请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鼎石官网www.keystoneacademy.cn
或联系鼎石招生部咨询：(010)80496008转2028

A new WORLD SCHOOL 真正的世界学校　*A new* MODEL OF EDUCATION IN CHINA 全新的教育模式

www.keystoneacademy.cn